宛委別藏

醉翁談錄　三水小牘

續墨客揮犀　友會談叢

自號錄　歷代蒙求纂註

江蘇古籍出版社

嘉慶御覽之寶

宛委别藏

自號録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揅經室外集卷二

自號錄一卷提要

宋徐光溥撰光溥錢塘人是編依錢遵王所藏元孫道明鈔本過錄有淳祐丁未譚闓友序凡宋時墨客騷人以及名公鉅卿之號彙為一書自處士以及村莊分類三十有六附雜類于卷末事涉瑣屑然亦有資考鏡也

自號錄序

淳祐丁未夏予僑寓上都六月既望有錢塘徐光溥袖書一編謂自號錄訪予且曰士大夫有號其來亦良古淵明以五柳先生自高阿熏以七松處士自狀豪放之謫僊窮餓之草堂紛紛藉藉如漫郎狂客輩或隨所居或攄所見莫不爭自標榜經生學士齠齓閭誦孰不知其爲陶鄭李杜諸公也至若我朝之名公鉅卿近代之騷人墨客摘號取奇行輩相望非曳仕塗之裾駕學海之航者誰得而知之夫是以採之

信友裒爲一編而三捉手五花者固星聚於其間而竊勺水借隙光者亦得遣之篇末詩書之暇間一玩目前賢後哲粲然具陳追想高風因此亦可以品量其器業之宏狹是編之作豈小補哉昔李長吉之歌金銅仙人像也且有茂陵劉郎秋風客之詞始焉不過傷時懷古後人因得以秋風客目之其爲漢武損益何如哉必有以發明斯意云耳西齋譚友聞明之謹序

自號録目

處士

高隱 林敏功子仁　節孝 徐積仲車

賢節 王庠（廉遜）周彥 亦號 豹林 种放明逸

和靖 林逋君復 賜號　和靜 尹焞彥明

清逸 魏閑雲夫野之子　葆光 張弼舜元

安素 高慢文悅 仁宗賜　沖晦 張復復之

沖退 張晉隱之賜

居士

六一 歐陽修永叔　無盡 張商英天覺

龍眠 李公麟伯時
浮休 張舜民芸叟

得全 趙鼎元鎮
得得 任伯南得翁

無得 曾協同季
淮海 秦觀少游

新安 汪伯彥廷俊
清虛 王鞏定國

至游 曾慥端伯
無著 趙師睪從善

嶧陽 顏復長道
藏六 趙令時德麟

蓮社 張掄材甫
雲龕 李邴漢老

蕭灘 胡致隆藏之
委羽 左緯經臣

隨緣 黃策子虛
淨德 呂陶元鈞

鴻慶 孫覿仲益

明了 李郁

懷峴 曾思顯道

香巖 闡注子東

閒止 黃虎文郁

清非 洪朋龜父

竹友 謝邁幼槃

雙槐 鄭績

太秀 耿延禧

栟櫚 鄧肅志宏

坐忘 房緯季長

臨漢 曾紘冲容

中橋 吳敏元中

總得 張祁晉彥

無思 林敏修子來

純白 林待聘

硯城 徐林

志古 富嘉謨君美

高齋 趙抃悅道　草庵 胡安國康侯
淨室 郭祥正功甫　無為 戴禹錫仲圭
東湖 徐俯師川　體常 陳易
休休 謝夙子儀　都眖 鄭左司
普現 李彌遜　妙德 黃彥節節夫
不動 馮楫濟川　太山 俞南仲彥若
起然 趙令衿表之　正信 李浩德遠
松牕 錢端禮處和　止菴 錢象祖伯羽
樵隱 陳安節衡可　信齋 葛邲謙問

梅花 趙介　相山 王之道彥猷

友古 蔡伸仲道　酒邊 向子諲伯恭

先生

學易 劉跂斯立　縉雲 馮時行當可

橫渠 張載子厚　樂靜 李昭玘成季

老泉 蘇洵　河南 尹洙師魯 穆修伯長

河東 柳開　河內 尹源

兩河　南豐 曾鞏子固

東萊 呂居仁　西疇 崔子方彥真

北海 綦宗禮叔厚
公是 劉敞原父
公非 劉攽貢父
石室 文同與可
石月 余安行勉仲
武威 石安世大任
雷夏 王禹偁元之
雲龍 劉弇偉明
樓雲 趙達莊叔
白雲 郭雍頤正
濟北 晁無咎補之
濟南 李廌方叔
灌園 計有功敏夫 呂南公次儒
潁濱 蘇轍子由
滈水 李復履中
漢濱 王之望瞻叔
玉臺 王賞望之
玉池 鄧忠臣慎思

文瑩 王令逢原
明道 程顥

道鄉 鄒浩至完
滏臯 孔夷方平

宛陵 梅堯臣聖俞
宛邱 張耒文潛

芸室 楊椿元老
芸閣 呂大臨與叔

金華 程敦厚子山
金斗 鄭條

水心 葉適正則
景迂 晁說之以道

古靈 陳襄述古
鳧繹 顏太初醇之

安定 胡瑗翼之
延平 李侗愿中

跨鼇 李新元應
九華 員興宗顯道

捫膝 喻汝礪迪孺
元城 劉安世器之

徂徠 石介守道
尚方 張剛正己

固窮 彭俊民廷傑
觀物 張行成文饒

曲肱 熊彥詩叔雅
方舟 李石知幾

竹西 王居正剛中
錦屏 馮涓

靜寄 謝懋勉仲
無垢 張九成子韶

希夷 陳摶圖南
還還 高荷子勉

吳園 張根知常
鴻碩 馮山允南

沙隨 程迥
爛柯 毛友

閑樂 陳師錫伯修

丹陽 蔡肇天啟

樂全 張方平安道

孝敬 劉靖之子和

木鴈 鄧少微明舉

竹洲 吳儆益恭

清節 蕭楚

萁茨 晁沖之叔用

雪海 胡槼

鴟夷 孫緦志康

康節 邵雍堯夫

淮海 秦觀少游

上蔡 謝良佐顯道

逍遙 同上

武威

南嶽

道人

山谷 黃庭堅魯直　　白石 姜夔堯章

龍洲 劉過改之

老人

倚松 饒節德操　　靜吉 朱遠孫仲

柟山 李相文成　　順受 吳禮之子和

三逕 杜受言　　省事 朱翌新仲

讀易 李光泰發　　雲岫 陳讜子直 周執羔

東江 謝深甫子肅　　宜休 沈樞仲要

華陽 張綱彥正　　盤隱 沈長卿

嵩山 陸經不履　　蕭閑

漁上　　古洲 馬子嚴

歸愚 鄭景元 葛立方

翁

醉 歐陽修永叔　　醒 侯彭老思孺

了 陳瓘瑩中　　放 陸游務觀

歸愚 鄭景元伯英　　滄浪 蘇舜欽子美 張淏巨川

聊復 趙令畤德麟　　竹溪 董耘武子

知稼 黃公度　　淇水釣 李清臣邦直

乖崖 張詠復之　花 孫惟信季蕃
江海長 陳造唐卿　糞
演 張憲武　雲閒笑 何采英
野處 洪邁景盧　稼 卓田
散 阮閱宏休　澹翁 黃中
棠湖 岳珂肅之　倦 同上
荃 張端義正夫
叟
迂 司馬光君實　歸 王逌方立之

無住 劉思恭　平園老 周必大洪道

樂菴安 李衡　寛閒耕 季夢苻

安陽慤 韓琦稚圭　存耕愚 趙與權

雪濱病 李心傳　通 王觀逐客

大愚 呂約父

子

無爲 楊傑次公 楊繪元素　鳳臺 王得臣彥輔

空青 曾紆公袞　金龜 陳漸鴻漸

盧谷 劉烈　龍邱 陳慥季常

天然　陳希孟
無心　吳莘
白雲　張虛白
嬾真　馬永卿大年
抱獨　徐逸
知非　趙抃
天隨　陸龜蒙

齋

損　宋高宗
定　蔡戡　林淳
默　游九言誠之
雪　王咨夢得　趙彥先
東　李垕　陳大猷　鄭國琪
容　洪邁景盧
遠　李浹
誠　楊萬里廷秀

毅 曾煥文卿

齋 倪思

斯 任希夷

止 陳傅良君舉

敬 呂鑑仲權 張延祚

思 黃成孫思中

蒙 袁甫

簡 陳與義去非

絜 袁燮

艮 魏掞之子實 謝諤

存 何脩德器

畏 游桂元發

韋 朱松喬年

悅 李皐季允

癖 杜斿仲高

平 洪咨夔舜

栗 鞏豐仲至

拙 林之奇少穎 任古信孺

巽 危禎逵吉
竹 仇瀛
省 廖天民 周必大洪道
退 侯延慶 趙汝莧叅晦
樂 向滈
審 王千秋
信 葛邲
泳 楊伯岩彥瞻
艇 曾季貍裘父

復 陸九淵子靜　李亘卿
履 吳潛毅夫
約 張鎡功甫 李塾季脩
勤 魏杞南夫
撙 曾丰幼度
山 易祓
容 謝奕修
合 王柟木叔
厚 馮椅

恕 趙善譽

桂

橋 杜旟伯高

精 周可大

邈 唐煇

冷 洪覺範

兌 李柟和伯 林之奇

易 輔漢卿

進 徐

涉

說 黃鈞

澹 王正卿叔表

潛 張杅戒仲 魏公之侄 王埜

著 高定子

迂 樓昉

節 趙與簄

野 徐國良

立 杜範

格 王子俊材臣

克 林執善行己

勿 楊至質休文

了 陳瓘瑩中

西 譚友聞明之

裕 馬光祖實夫

櫟 衛湜

虛 趙以夫用甫

愚 趙汝礪叔愚

實 王遂

率 陳容德

勉 黃榦

已

高

端 汪元章

放 曹粹中純老

抑 陳韡子華

顧學 曾炎南仲

寶晉 米芾元章　見南山 劉壽無言

非有 劉正行簡　至樂 傅自得安道

攻媿 樓鑰大防　坎止 劉路斯川

能改 吳曾虎臣　用拙 史安之子由

求已 劉渠仲則　四益 沈夏得之

三近 王從[illegible]之　求諸已 劉晉磨卿

求放心 史　雪浪 蘇軾子瞻

思無邪 同前　貧樂 黃庭堅

願學　直 陳振孫伯玉

堂

晝錦　韓琦稚圭

觀　劉望之夷叔

致　胡寅明仲

寄　劉儀鳳韶美

東　毛滂澤民

鑑　趙子崧伯山

融　錢時

句　鄭去守默

有美　梅詢

頤　王灼晦叔

溪　謝逸無逸　俞汝尚退翁

默　陳淵知默

漫　吳幵止仲

野　李覺常

龜　李知退

秋　柴望仲山

醉白 韓琦

表白 鮑慎由欽止

清白 楊存中

養拙 管鑑

愛文 張伯源子長

樵風溪 傅崧子

性善 度正

育德 蔡幼學

靜泰 龔茂良實之

天樂 趙師秀紫芝

繙經 畢良史少董

遠游 夏倪均父

載德 楊文禺

退思 吳琚居甫

忠誠 曹冠

見山 張子獲夢予

壽櫟 范成大致能

留耕 王伯大

菴

晦 朱熹元晦 李處全粹伯

介 趙彥端德莊

轉 潘檉德久

傃 朱中有

覺 楊文昺伯虎

斯 任希夷

檗

澹 胡銓持為

松 姜仲謙光彥

定 陳公輔國佐 吳琚居甫

平 項安世

退 陳炳 吳淵

月 劉思恭

恬

菘 李處權

無 孟珙

常　趙鈇夫君鼎　　習　陳塤

拙　朱嗣宗　　畸　張

欣止　邢禮　　順　康與之伯可

坦　趙師俠介之　　醒　俞國寶

靜　陳慥季常　　戇　趙與洽景周

在　譚宣子明之　　獨　薛燧子新

亶　葉閶

寮

初　王安中履道　　踈　高似孫續古

藥 謝伋景思　　山 權邦彥
樗 張卽之
軒
南 張栻敬夫　　竹 林季仲懿成
稼 辛棄疾　　默 劉德秀
東 魏泰　　梅 朱葛興
可 黃仁傑叔萬　　寓 白遜元禮
靜 胡穎　　芥 葉禊
棣 葉杞　　臞 王邁實之

隘車似慶石卿
筠林夫人道沖
學孔吳于充季實

南湯蠙亨夫
總
東張擴彥實
楊韶父季和
葵周端臣彥良
簣陳耆卿壽老
草周密公謹

蚪月湖孫何節
定楊
靜侯孟東野

雪張良臣武子
松錢端禮
山趙時逢遯可
衢胡有獮正臣
夢吳文英君時

洲

盤 洪适景伯　　竹 吴儆益柔

龍 劉過改之　　古 馬子嚴

筍 吴季充子實　　滄 程公許季與

花 王同祖與之　　蠙 李肩吾子我

蘋 周密公謹

溪

前 劉涇巨濟　　後 劉光祖行簡

東　　西 姚寬令威 沈遘文通

金 吴頤顯道
玉 倪濤巨濟
龍 汪藻彥章
龕 沈與求和仲又字必先
梅 王十朋龜齡 史達祖邦卿
濂 周敦頤茂叔
香 范浚茂明
姑 李之儀端和
夢 沈括存中
苕 劉一行簡
梁 李綱伯紀 費袞
鄖 鄭獬毅夫
武 余靖安道
松 曹組元寵
碧 黄徹常明
環 吴沆
荊 部緝公序 吴子良明輔
回 錢諷

藉 胡憲

過 雍焯堅儒

雪 王鉦性之

青 汪韋信民

雙 尹直卿

語 莫

潛 范溫元實

愚 柳宗元子厚

童 王宗傳景孟

符 薛綬沖章

濟 李迎彥將

若 劉珏

雲 華鎮安仁 黃璧

三 張闡大猷

庚 葉岩肖

雅 葉餘慶善夫

臨 曾紘伯容

文 李賓王 李昴英俊明

浮 汪藻彥章

南 徐理

澗

南 韓无咎元吉

王元吉

東 許應龍共甫

菊 高九萬

碧 利登履道

湖

東 徐俯師川

南 張鎡功父

北 吳則禮子副

洮 陳從古希顏

于 張孝祥安國

後 蘇庠養直

龜 王萊邦基

石 范成大至能

鴈 李壁季章　　月 何異同

揚 周林茂實　　慈 楊簡

松 應鏞和父　　燭 孫應時仲潜

臨 俞淪仲明　　鵝

竹 李韶　　西 趙若秀

浦

秋 元象　　晚 張定仲一

東 韓玉 黃簡元易　　横 張九成子韶

塘

西 鄭俠介夫

南 趙汝談履常

橫 許景衡少伊

驪 危稹逢吉

荷

漫 劉宰平國

山

青 郭祥正功父 鄭清之

湖 吳芾明可

泰 孫復明復

屏 劉彥冲子翬

演 黃裳仲晃

箕 晁公遡子西

龜 楊時中立

兼 黃裳仲晃 郭忠孝立之

灊 朱翌新仲

梅 姜特立

嵩 晁說之以道

雪 王質景文

橘 李廷忠居厚

東 賀鑄方回

孔 喬行簡鵬壽

北 程俱致道 鄭剛中

浮 仲并彌性

招 劉仙倫叔擬

杼 劉岑季高

小 晏叔原 劉翰武子

象 陸九齡子壽

相 王之道彥猷

西 邵博公濟 真德秀景元

陶 陸佃農師

鶴 魏了翁華父

柯 潘大臨邠老

壺 宋自遜謙父 口大淙德潤

碧

芝 費夫人與字國士

此 馮去疾

巨 張

茶 曾文清

半 王安石

桂 馬光祖

西 蔡季通

蒼 曾愿一子賓

火 蕭山則則山

乙 黃鑄晞顏

谷

愚 李時常可

洞 羅椅子遠

昌 曹彥約

嵓 江袤仲長

東 鄭汝諧

華 儲泳文卿

山 黄庭堅

坡

東 蘇軾

松 京鏜仲遠

梅 彭鳳子儀

奚 鄧泳

菊 崔與之正子

峯

高 廖剛用中

西 黄灝

竹 周紫芝少隱 黄疇若伯庸

雪 羅與之與甫

棗 李杜元白

五 胡宏仁仲

雙　　　　　　庵 程松

九 蘇元老在庭　　蓮 史堯弼唐英

妙 林適述中　　鄮 史浩

九 蔡沉子默

巖

月 李鷹方叔　　紫 張浚德遠 潘昉庭堅

溪 李燾仁甫　　淡 張徵達明

千 蕭德操東夫 陸宰元鈞　　寒 傅度仲裴

雲 吳說之　　仙 章公權

東 楊文昺伯虎

晦 沈清臣正卿

菊 婁茉

方 王蔄

川

綺 倪偁文舉

斜 蘇過叔黨

蘆 張元幹仲宗

閩 林駉

歸来 林大聲

雪 朱伯仁器之

粤 眞德秀

臨 王安石

伊 程頤正叔 邵雍堯夫

龍 陳亮同父

林

薌　向子諲伯恭　　石　葉夢得少蘊

橘　石悉敏若　　鶴　劉光祖德脩

梅　王棠子思　　玉　黃昇

泮　曾發信道　　月　徐逸

瑤　石正倫

圃

灌園老　張掄材父　　萍洲老　朱彧

遐　馬寧祖奉先　　老　洪芻駒父

東 黃簡

瓜 翁

隱

鄮峰眞 史浩直翁

七澤漁 任公輔

苕溪漁 胡仔

樵 毛幵平仲 全介義夫

松 曹勛功顯

酒 趙育去病

岷 戴溪

眞 余應永國器

小 洪遵景嚴

大 李正民方叔

竹 徐似道

志 許開伯啟

蠹 吳仁傑南英

芸 施樞知言

屋

竹　高觀國賓王　　梅　許棐忱父

舟

漁　郭震希聲

船

月　周登子俊

巢

雪　林憲景思　　雲　沈遼叡達

泉

瀑 曾祖可正平　　老 蘇洵

寒 趙汝迕　　蒙 胡翼龍伯雨

蘗 史深　　玉 黃載伯厚

亭

梅 李劉　　考 朱

幔 袁長吉　　狎鷗 韓琦

莊

雲 曾協同季　　墨

村

後劉克莊潛夫　如黃策之孫

雜類

三溪釣徒張闡　月湖老漁史定之子應

紫溪眞逸吳說傅朋　太華逸民李膺方叔

盧溪眞逸王廷珪民瞻　竹隱畸士趙鼎臣承之

三顧隱客蕭楚　慶湖遺老賀方回

白雲隱居張俞少愚　雲壑隱居蔡柟堅老

華堂文人施淵然徵子　澗上文人陳恬叔易

擾龍後人劉涇巨濟　神悟野人張守道

鼇峰隱人 熊知至意誠
棲碧山人 李樴商卿
南海耕夫 陳雲龍
日涉園 李彭商老
海野老農 曾覿純甫
射澤老農 康布宣仲
眉山野老 閭人祥止
浮休 張舜民芸叟
篁竿 汪相如
荷渚 趙汝譢
篁嵥 劉子襄
山臺 趙汝譜
自說 丁師鍾
橘里 何宗稷仲屋
鮮碧樓 江奎
留畊 王伯大
養晦 孫逢辰會之
隨如 劉鎮

茨野 楊洽和仲
山房 周南南什
蟠室
南陽 韓維持國
陵陽 韓駒子蒼
曲阜 曾肇子開
東牟 王洋元渤
逃禪 楊无咎補之
蒲江 盧祖皋申之

虎囊 史伯疆
鳳池 戴翼
月潭
華陽 張綱彥正 王珪禹玉
襄陵 許翰崧老
小醜 任盡言
南陔 王寀輔道
東几 岳珂肅之
清真 周邦彥美成

西樵 楊炎正濟翁
友古 蔡 道

孏窩 侯寘
西渡 洪炎玉父

竹所 徐以道淵子
東閣 趙汝回幾道

石屏 戴復古
橘潭 何應龍子翔

海岳 米元章
書潛 鄧良能學文

鑑虛 游仲鴻
白蘋 應謙孺佑甫

歸愚 葛立方常之
雲壑 吳琚居甫

橘園 陳紉川孟海
用拙 史安之子由

山民 徐照道暉
無懷 葛天民

雲麓 趙彥衛景安 史宅之

石室 陸凝之永仲

竹西 王

靜春 劉芾季文

唯室 陳長方齊之

雪蓬 姚希聲

熱瞞 陸游務觀

鈴岡 傅大詢

雪崖 張康季思

道山公子 邵伯雍

錦屏 潘汾元質

野雪 許景迂

薰閒 蔡柟伯堅

漁墅 陳元晉明甫

竹國 李衡君平

閑適 晁次膺

洞庭老農 張孝忠王臣

壽域 杜安世

白鶴山人 魏了翁華父　燕喜 曹宗臣

榕臺 林　雲岫 周執羔　陳讜

藏一 陳郁　書塢 丁默無隱

斗埜 張　月朋 曾元隆子隆

至正壬寅九月廿五日丁卯華亭孫

道明寫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旹年六

十又六也

自號録終

歷代蒙求纂註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宛委別藏

歷代蒙求一卷提要

元王芮撰按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歷代蒙求一卷汝南王芮所編括蒼鄭振孫復為纂注書中歷叙帝王古今世代文約事該不繁不紊鄭注又復援經據史貫徹古今較之周興嗣千文以字集而或乖其義補注蒙求以事對而多失其序者其啓迪童蒙之功似更為過之矣此卷刻于元至順中馬速忽守新安以其書有資啓發令郡教授王亹鋟梓以廣其傳此從錢曾所藏本影寫尚是元時舊刻也

歷代蒙求纂註序

蒙求何書也為童子作也童子何為有書也發其良知良能為小學之基也小學古之教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今不之務務為記誦而已也記誦孰為之先蒙求之所以作也然蒙求之書亦多也家見而人識名同而文異若始事若補註以及續作者也吾嘗病其句舉一事摘偶碎文世代後先人品高下雜乎其

閒也故獨於王氏歷代者有取也其書始自開闢以至于今人物之生也世運之變也君之賢否數之短長或一統而瓜分或既離而復合不出千言要提意貫可謂博而約簡而明也余自齠雅誦之知其有啓於幼學也辭之涉經若史也幼學未知讀也此纂註不可不作也凡余所纂三代以前本諸經經所不及足以傳秦漢以下一取於史也纂註既作歷代之事益明矣童

蒙求之庶乎其有發也栝蒼後學鄭鎮孫安國父序

蒙訓之書有關世教尚矣若夫泛而不切隱而難求以之啓蒙未見其可栝蒼鄭安國因汝南王氏所著歷代蒙求復採經史諸書爲之纂註上自太極之分至於

聖代之盛開卷瞭然在目蒙童誦之誠有資於啓發余叨守新安職務敦勸偶見是書因語郡教授王子宜鋟梓以廣其傳使古今四千餘年之大要家曉人識不特爲童習之書而

已化民成俗豈無補云至順改元七月通議
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馬速

歷代蒙求者汝南王芮氏所作也文約事該信可啓發初學視他訓蒙之書未有若此栝蒼鄭安國復纂經史章爲之註幼學誦其文而觀其註因其註而進于經史博學詳説復反於約固有白首未之聞者何止蒙求而已是誠有補於世教治書侍御史忠齋馬公守新安日嘗鋟梓郡庠惜其不廣傳也故重刊于衢俾遐邇蒙士成得記誦焉至順癸酉孟夏通議大夫衢州路

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河內薛超吾
書

歷代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高辛 唐 虞

魏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蜀漢

吳

總圖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梁 隋

元魏 西魏 後周

東魏 北齊

南宋

唐 梁 後唐 晉 漢 周 宋

金

歷代蒙求

汝南王芮撰

括蒼鄭鎮孫纂註

太極未判混然一氣清濁肇分高下奠位輕清爲天重濁爲地中閒爲人雜以萬類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晦菴先生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眹之目又曰兩儀者太極之判　康節先生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一分爲二　朱子曰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張子謂虛空即氣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又

曰地者氣之查滓者也所以道輕清爲天重濁爲地　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　濂溪先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昌黎韓子曰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兩間者謂之人　春秋左傳劉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肇始也奠定也萬類萬物之類也朱子所謂凡有聲色貌象盈於天地之間者皆是也　惟人之生於物最靈血氣有欲不獲則爭力

強相搏羣衆相陵不立之君民何以寧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又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子

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陰陽五行而已所謂陰陽五行者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以為健順仁義禮知之性必得是氣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唯人之生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然不能無清濁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況乎又以清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可勝言哉　書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伊尹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韓子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天生伏犧首出御世始畫八卦更造書契萬七千年凡十五代世尚鴻荒經史不載　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孔安國云伏犧畫八卦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禮記疏曰太

皡宓犧氏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太皡也謂之皡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皡天則皡皡廣大之意以伏犧德能同天故稱皡天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謂之太皡　尚書正義曰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或作宓犧音亦同律厤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犧牲以供庖廚或作炮犧　禮記註曰或作密犧密字誤也　莊子作伏戲知古犧戲字通用帝王世紀云庖犧氏風姓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爲百王先一號黃熊氏　周易註疏作皇雄氏　外紀云在位一百一十年本紀云伏犧之後有女媧氏柏黃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

十五代合六萬一千六百四十年而此云萬七千年必别有所攷　一說柏黄之前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一說無懷在太昊之前諸家不同未詳孰是　鴻者大也荒者荒忽也

繼生炎帝號神農氏播種百穀教民耒耜八帝相承四十三紀至帝楡罔諸侯亂起

繫辭曰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本紀云長於姜水以姜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　禮記厲山氏鄭元謂神農所起左傳作烈山氏　禮記正義曰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　外紀古者民茹草飮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多疾病毒

傷之害神農嘗百草之酸鹹察水泉之甘苦令
民知所避就　班固曰教民耕農故曰神農
本紀云立一百二十年崩　一云神農之後有
帝承帝臨帝明帝宜帝來帝衰帝榆罔共五百
二十年　史記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
百姓神農氏弗能征諸侯咸歸軒轅索隱曰世
衰謂神農後代非指炎帝之身即班
固所謂帝榆罔是也　紀十二年也

維時黃帝姓為公孫親與帝榆戰于阪泉大開
明堂治政百年

史記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
姓公孫名軒轅　尚書正義曰
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
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　索隱
曰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姬為姓　史
記炎帝世衰諸侯相侵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

享諸侯來賓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禽殺之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在位一百二十四年一云百年黃帝二十五子而娶於西陵之女曰嫘祖是爲正妃生二子一曰元囂二曰昌意　索隱曰軒轅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　春秋傳以黃帝爲帝鴻氏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蓋天子聽政之宮黃帝時名曰明庭又曰

合宮

古稱三皇道以此傳　朱子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　按史記不載三皇而以黃帝爲五帝之首次顓頊帝嚳堯舜不數少昊小司馬補史記始於伏羲神農又

謂開闢以來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爲三皇鄭元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而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以爲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梁武帝以伏犧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爲五帝不言顓頊與舜而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劉道原外紀始伏犧神農黃帝而無三五之說太史公之言曰學者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道原之言曰仲尼述作六經不稱三皇五帝諸說不一然則所謂三皇五帝者果何從而取正焉又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易繫辭言伏犧神農黃帝禮記玉藻有女媧氏之笙簧註謂三皇承伏犧者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又厲山氏其子曰

農能殖百穀註謂炎帝也又曰帝嚳能序星辰黃帝正名百物顓頊能修之春秋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又有高陽氏高辛氏帝鴻氏少皞氏顓頊氏註以高陽爲顓頊高辛爲帝嚳帝鴻爲黃帝少皞次黃帝者由此觀之經傳未嘗不言但不言孰爲三皇孰爲五帝耳秦始皇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亦未嘗指其名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皞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正義謂安國之意以月令春太昊夏炎帝中央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少昊冬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稱炎帝孔氏意蓋若

此蘇子古史亦本於是夫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以下則知當時簡冊似亦不能盡據今之所謂三皇五帝者獨於孔氏之言爲有取也

降及五帝少昊有作在位七紀授于帝頊 左傳註云

少昊金天氏號次黃帝外紀以爲黃帝之子元囂是爲青陽以金德王號金天氏 尚書正義曰少昊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 禮記註作少皞 左傳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疏曰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西方之神謂之少皞 陸氏書註曰少昊名摯己姓在位八十四年

頊亦七紀傳之帝嚳 禮記註曰頊高陽氏也史記曰黃帝之孫而昌意

之子 尚書正義曰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 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 陸氏曰姬姓水德王在位七十八年 史記曰顓頊崩而元囂之子高辛立是爲帝嚳

嚳七十載摯立匪淑 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於顓頊爲族子 易註疏云帝嚳姬姓少皞之孫蟜極之子其母不見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在位七十年 陸氏曰木德王在位七十五年 易疏帝嚳崩子摯立九年不肖而崩史記摯立不善崩或云見廢帝堯立 外紀云摯少昊曾孫而同名未詳

堯帝踐祚氏爲陶唐光宅天下煥乎有章蕩蕩

難名治稱垂裳九十八載萬國明昌

書傳堯帝嚳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　陸氏曰火德王　書正義曰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　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記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令攝行天子之政堯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合九十八年也　謚法翊善傳聖曰堯說文善行德義曰堯白虎通堯猶嶢嶢至高之貌　禮記曰郊特牲有伊耆氏註謂堯也易疏作伊祈氏　踐履也祚位也言登帝位也

舜在側微元德升聞堯使嗣位明物察倫舉八
元凱誅四凶臣歷五十載巍乎聖君書傳舜姓姚氏國號
有虞　陸氏曰以土德王瞽瞍子顓頊六世之
孫　書正義曰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
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
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
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
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序曰虞舜
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舜典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
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
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

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敦少皡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酒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說

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
杌爲鯀　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　張晏曰仁聖盛明曰舜舜之言
充也　側微微賤也元德幽潛之德也巍巍高大
也　禮記註曰伏犧神農黄帝少皞皆以德爲
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兼有德號則
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　書正義曰帝號同
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
於帝也　隤徒回反敱五才反檮音桃戭以善
反渾户本反敦徒本反杌五忽反饕他刀反餮
他結反

帝降而王首稱夏禹舜授以位功由水土　書正義曰
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
上代爲王也　韓子曰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

所以爲聖一也　書傳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
外紀舜美禹能賜姓曰姒封爲夏伯故曰伯
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　史記禹黃帝之曾孫
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父鯀　陸氏曰
金德王　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
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
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舜陟帝位
殛鯀于羽山帝曰咨禹汝平水土禹乘四載隨
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
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庶土交正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帝曰地平天成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朕宅帝位三
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
朕德罔克民不依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

功惟汝賢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外紀禹在位九年

啓與少康能嗣厥緒四百餘年共十七主

史記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又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外紀啓崩子太康立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于河太康失國而崩羿立其弟仲康政出於羿崩子相立后羿逐相 左傳曰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

食殺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少康崩帝杼立歷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廑帝孔甲帝皐帝發帝履癸履癸即桀也無道而亡夏凡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

夏桀不道天命成湯南征北伐自亳而王商湯虞司徙契之後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始湯居亳從先王居孔氏云十四世凡八徙都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書傳曰契始封商湯因之以爲有天下之號湯號也或曰謚也名履姓子氏武功成故曰成湯陸氏曰水德王　外紀桀爲無道暴戾頑貪虐政淫荒武傷百姓伐有

施氏得美女妹喜有寵爲傾宮瑤臺殫百姓之
財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
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爲樂天下顫
恐而患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
之三反而後起因說湯伐夏救民湯進于桀桀
飲酒沈湎伊尹告王曰天命之至亡無日矣王
啞然笑曰子又訞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
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矣伊尹既醜有夏復歸
于亳桀殺其諫臣龍逢大臣同患桀愈自賢湯
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既而釋之湯修德
諸侯皆歸之伊尹相湯伐桀　謚法賊人多殺
曰桀　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
智表正萬邦又曰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
于下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又曰乃葛伯仇餉初
征自葛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

其蘇又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湯
乃誓于衆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又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
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爾
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夏師敗績放桀于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 顏
師古曰禹湯皆字三王去唐之文從高古之賢
故夏商之王皆以名爲號毛氏云伯禹作司空
則近乎字又曰來禹則又若名湯曰予小子履
則湯字也史記湯字天乙則
湯亦非字顏說未足爲據

大戊武丁復興有商延六百祼三十世亡 孟子曰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
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悔過處仁遷義復

歸于亳又立沃丁太庚小甲雍己而商道衰史記云雍己崩弟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帝之政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商復興稱中宗又歷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至武丁是爲高宗書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王庸作書以誥曰台恐德弗類茲顧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史記曰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再立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至帝辛是爲商紂無道而亡自湯至紂凡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 書傳曰盤庚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于殷於是殷商並稱或只稱爲殷也

惟周文王德自世脩書傳周文王國號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文王虞后稷棄之後也姬姓名昌左傳曰經緯天地曰文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傳三世至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又數世至古公亶父是爲太王既卒長子太伯以太王之意讓位于弟季歷是曰王季娶太任生文王昌有聖德王季卒昌立商紂無道囚之羑里文王之臣散宜生進美女珍寶於紂紂乃釋文王命爲西伯諸侯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　武成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列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武王伐紂天下歸周卜世卜年三代最優 武王名發

文王之子也左傳曰戡定禍亂曰武史記紂名受德謚法殘義損善曰紂　紂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厚稅賦實鹿臺之財盈距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侯叛紂而歸西伯西伯既卒紂愈淫亂不止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天命不至商之賢臣比干諫而死箕子爲之奴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武王乃誓于衆曰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肆予以爾友

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
厥罪惟均又曰天其以予乂民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又曰商王
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
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行天罰於是師至牧野王曰古人有言曰北鷄
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
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
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師逾孟津陳于商郊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陸氏曰周以
木德王　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之所命也

自周東遷變爲春秋書云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撫萬邦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康王垂拱仰成歷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至厲王無道宣王中興幽王淫亂犬戎殺之諸侯立太子宜臼爲平王　外紀曰平王以西都逼戎徙居東都王城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秦晉漸大政由方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春秋之世列國相攻内有五伯尊王立功春秋始隱元年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一公於周則歷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十

三王哀公十四年敬王之三十九年也魯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春秋之世凡二百四十二年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魯齊晉宋陳鄭曹衛燕蔡秦楚凡十二國與吳越二國皆其大者邾莒滕薛許杞邢郜之屬不一皆其小者其中則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而出迭爲盟主挾天子而令諸侯借義以濟其威假名以行其志故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踰二十紀併爲七雄赧王入秦周歷遂終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後又歷元王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至威烈王之二十三年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故司馬文正公通鑑始于此春秋之後通鑑之前凡七十七年至安王時三家

廢晉而齊大夫田和亦篡齊唯秦楚燕世傳合七大國是爲七雄皆僭稱王用兵爭強以相侵奪所謂戰國縱横之世再歷烈王顯王慎靚王至赧王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伐韓趙赧王恐懼與諸侯約縱而攻秦秦因伐周赧王頓首盡獻其邑三十六於秦而周之歷數終焉自武王

至赧王三十七王

八百六十七年

秦都咸陽始稱皇帝吞滅六國猛若虎噬焚書坑儒變易周制陳項堀起止傳二世

秦之先本顓頊之裔曰大業者生柏翳舜賜姓嬴氏其後有蜚廉蜚廉之後有非子好馬爲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閒馬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又四世至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爲諸侯賜以岐

西之地七傳至穆公遂霸西戎又歷十四世至
獻公孝公用商鞅國大治強於天下孝公既没
子惠文王立歷武王昭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四
方攻取諸侯恐懼又歷孝文莊襄王至于子政
奮六世之餘烈吞二周而亡諸侯建都咸陽以
水德王自以德兼三王功過五帝更號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築
長城壞井田燔六經坑戮儒生天下學士逃難
解散因殽函建阿房宮鑄金人以弱天下之民
出遊死於沙邱之地少子胡亥立是爲二世陳
勝項籍之徒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
應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秦之天下止二
世一十
四年

漢高王帝豁達大度起自沛豐光啓炎祚傳十

二君文景富庶二百中天禍延平孺太祖高皇帝其先堯之後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隆準龍顏美鬚髯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寬仁愛人意豁如也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因盡縱之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陳勝起季亦起兵於沛衆稱沛公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秦王子嬰降沛公召諸縣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法任用蕭何張良韓信後爲漢王定三秦滅魏伐趙燕齊楚凡五載而成帝業建都關中火德王天下高祖崩子惠帝立無嗣呂太后臨朝八年崩文帝即位以德化民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孝景遵業國家無事廩庾充溢府庫餘貲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不可勝食人人自愛重於犯法繼而武帝窮兵黷武昭帝蚤喪宣帝中興元帝柔仁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再歷成帝哀

帝至平帝幼沖王莽弑逆立宣帝之元孫嬰號曰孺子莽乃居攝而篡位焉自高祖至平帝一

十二君二百十四年

新室王莽謀竊漢璽篡立未幾滅于更始赤眉入關更立盆子自有眞人應讖復起王莽者王曼之子也

孝元皇后王氏兄弟八人惟曼蚤死莽幼孤諸兄弟皆將軍五侯之子侈靡游佚莽獨折節恭儉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虛譽隆洽遂秉漢政弑平帝立孺子而身居攝竟廢之而篡位國號新初秦始皇得天下爲玉璽以傳國命丞相李斯篆其文秦亡璽歸于漢室是莽求璽於太后不與遂使王舜脅太后而得之未幾四方兵起漢宗室劉縯與

弟秀亦起兵舂陵而新市平林下江諸兵皆會立劉元為皇帝是為更始漢兵攻殺王莽分其身節解臠之琅琊盜樊崇兵皆以朱塗其眉號赤眉軍立宗室劉盆子為帝赤眉入長安殺更始盆子旋於漢初蔡少公知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國師公劉秀者劉歆也當時未知其為光武後又有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眞人應讖信不誣也

天授光武廟謨雄斷奮跡南陽削平禍亂世傳十三號曰東漢再二百年壞于靈獻

世祖光武皇帝姓劉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也景帝生發發生舂陵節侯買侯三世徙封以南陽白水鄉為

春陵宗族家焉買少子外外生回回生欽欽生
秀隆準日角王莽之亂與兄縯起兵舂陵更始
以爲將軍破莽將王尋王邑威名日盛封武信
侯行大司馬事徇河北除莽苛政又攻斬王郎
更始立秀爲蕭王擊尤來大槍諸賊悉破之諸
將以更始無能宗廟大事在於大王固請上尊
號乃即帝位馬援嘗謂帝曰陛下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又謂隗囂曰上才
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
多大節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史官贊
曰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帝
崩明帝遵奉制度民樂其業章帝號稱長者歷
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質帝桓帝至靈帝獻
帝漢祚遂終分爲三國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
十五
年

曹操自立改國爲魏吳王孫權蜀主劉備分裂
漢土三方鼎峙孰能一之有司馬氏魏武帝曹操本官官
曹騰養子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生業
汝南許邵以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時
黃巾賊起操破賊有功復討董卓領東郡太守
既而入兗州據之自領刺史又爲州牧遷獻帝
于許虜張繡擒呂布破劉表及袁紹袁術之徒
入爲丞相封魏公弑皇后伏氏及二皇子進爵
爲王操薨子丕遂篡漢位是爲文帝都洛陽以
土德王追尊操爲帝歷明帝邵陵厲公高貴鄉
公至元帝而晉篡焉魏自文帝至元帝五主共
四十五年　吳太皇帝孫權父堅漢末爲長沙
太守起兵誅董卓爲破虜將軍爲黃祖所殺長
子策權之兄也收父餘兵爲會稽太守討逆將

軍咸據江東為讎人所殺權代領其衆魏文帝旣篡位封權為吳王後遂即帝位都建康悉有江南之地太帝殂太子亮立是為會稽王歷景帝至歸命侯孫皓為晉武帝所滅自權至皓凡四主五十九年

蜀漢先主昭烈皇帝姓劉名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漢末大亂盜賊並起先主往依降虜將軍公孫瓚遂為平原相用關羽張飛趙雲之屬為輔佐後領徐州為呂布所擊復為豫州刺史曹操以先主為州牧攻殺徐州車冑又為曹操所擊先主奔青州依袁紹將兵至汝南曹操復擊先主先主奔劉表於琅邪求得諸葛亮用其計定荆益之地稱漢中王曹丕旣篡位蜀郡臣上表勸進先主遂即位于蜀都成都以圖恢復帝崩太子禪立是為後主丞相亮為政亮薨蜀衰後主降于魏二

主四十四年
三國合于晉

司馬氏興建號曰晉始傳懷惠劉聰作釁晉之興始

於司馬懿爲魏太傅誅大將軍曹爽遂爲丞相因專魏政懿卒子司馬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師卒弟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後爲相國封晉公三世擅權昭使其黨賈充成濟弑魏主高貴鄉公而立元帝昭進爵晉王昭卒子炎嗣位篡魏是爲武帝追尊懿爲宣帝師爲景帝昭爲文帝平吳一統天下承魏以金德王武帝崩太子衷立是爲惠帝帝昏愚賈后搆禍八王迭亂帝中毒而崩皇弟熾立即懷帝初晉之亂也匈奴劉淵仕於晉見亂而歸立爲大單于遣其子劉聰及石勒等攻晉陷洛陽執懷帝而去尋遇害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劉曜復至帝出降

執送平陽亦遇害自武帝至愍帝四傳五十二年琅邪王立於建康是爲東晉元帝

元帝渡江典午復振再延十世宋武興運東晉元帝名睿宣帝之曾孫也初爲安東將軍封琅邪王鎮建康以王導爲謀主長安旣陷愍帝遇害睿即皇帝位因都建康典午謂司馬也歷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廢帝簡文帝孝武帝安帝恭帝十世共十一主一百三年劉裕篡位是爲宋武帝也

自晉中微羣國紛擾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各竊名號正朔相承獨推江表惠懷之亂劉淵首難中原之地羣國雲擾凡十六國迭互而起五涼者前涼張軌據河西其後稱涼王改元軌卒傳

寔茂駿重華耀靈祚元靚天錫大豫十主八十七年併于後涼後涼呂光據涼州國號大涼改元光卒子紹立呂纂弑紹自立纂亦遇弑呂隆立凡四主一十八年併于後秦南涼禿髮烏孤據河西初稱武威王改元烏孤卒弟利祿孤立稱河西王卒弟傉檀立稱涼王凡三傳一十二年併于西秦西涼李暠據燉煌改元稱西涼公歷歆及恂凡三世二十二年北涼段業據張掖改元稱涼王沮渠蒙遜殺業而自立至其子牧犍凡三世四十三年併于元魏四燕者前燕慕容皝受晉封為燕王薨世子儁立攻滅冉閔取鄴為都改元即皇帝位至其子暐凡三傳四十三年併于前秦後燕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秦滅前燕慕容諸子皆歸秦及秦之衰垂乃叛秦據中山改元即帝位垂卒子寶立其臣蘭汗弑寶而自立慕容盛殺蘭汗而自立盛亦遇弑垂

子熙立四主二十四年其臣馮跋弑熙而立其養子高雲復弑雲而篡其位號爲北燕跋死弟宏立二世二十九年魏太武帝併之西燕慕容泓前燕慕容雋之子也燕亡諸子降秦秦衰皆叛泓與弟沖亦起兵其臣高蓋殺泓而立沖沖改元即帝位其下弑之立段隨而復殺之歷慕容顗慕容瑤慕容忠皆遇弑至慕容永凡七主一十一年慕容垂併之南燕慕容德皝之小子也燕亡歸秦及秦亡德據廣固改元即帝位德卒超立凡二主一十一年東晉滅之　按已上凡五燕史不舉西燕今附見之　三秦者前秦符洪立國稱三秦王洪卒子符健立據長安國號大秦改元即帝位健卒子生立殘虐不道宗族符堅弑生而自立任用王猛國大強盛因伐晉而敗由是國衰堅死子丕立又歷登及崇凡七傳四十六年併于後秦後秦姚萇據長安國

號大秦改元即帝位萇卒子興嗣興卒子泓嗣三世三十四年東晉滅之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改元稱王國仁卒弟乾歸立歷熾盤暮末凡四傳四十八年併于夏二趙者劉淵匈奴人西晉武帝時為質於晉晉命為左賢王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將兵　鄴惠懷之亂淵辭歸本國聚衆建號為漢改元稱王攻拔平陽遷都蒲子上郡即皇帝位淵卒太子和立劉聰者亦淵之子弒和自立遣石勒等攻拔洛陽執懷帝晉立愍帝於長安聰復遣劉曜攻而執之聰死子粲立其臣靳準弒粲而自立劉曜殺準而自立改國號趙曜死子熙立凡六主二十四年後趙併之後趙石勒匈奴別部人也劉淵用為將軍至劉曜即位封勒為趙王都鄴後滅劉熙遂改元即帝位勒卒子宏立石虎弒宏而自立虎卒子世立歷石遵石鑒三世皆遇弒石閔立閔本冉

氏子石勒養爲己子至是復冉姓改國號魏自
勒至閔七主三十六年前燕慕容雋滅之夏赫
連勃勃南匈奴之後秦王符堅之部屬也堅之
衰勃勃叛秦據朔方改元稱大夏天王遂即帝
位卒子昌立魏人執之弟定立凡三傳二十五
年併于魏蜀李特據廣漢稱益州牧改元刺史
羅尚殺之特子李雄立號大成國即皇帝位雄
死傳李班遇弑李期立李壽弑期而自立改國
號漢卒子勢立凡六主四十七年東晉滅之
已上十六國自東晉迄宋而後定歷代正朔之
相傳惟在江表
蓋謂晉宋也

僭盜浸息南北分土宋劉據南北魏道武劉氏
八世魏十二主世世代屢爭茲又可數十六國擾
攘之後天

下遂分爲南北朝南朝宋高祖武皇帝劉裕彭城人少微賤晉安帝時海盜孫恩作亂裕擊賊有功爲下邳太守桓元僭逆晉帝播遷裕起兵誅元乘輿返正裕復擊滅南燕破盧循誅譙縱乃求封九錫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因弒安帝立恭帝遂簒晉位傳少帝文帝孝武帝廢帝明帝蒼梧王順帝八主六十年而蕭道成簒焉　北朝魏太祖道武皇帝拓拔氏名珪其先黃帝之後也世居朔野東晉孝武帝太元間珪始建國稱魏改元即帝位遷都平城拓地數千里道武既殂明元帝太武帝兼包并吞自淮以北悉爲魏有又歷文成獻文至孝文帝改姓元氏自以承晉金德以水德王制禮作樂□□□□□國家太平可謂賢主再歷宣武帝孝明孝莊東海王節閔帝至安定王凡十二主一百四十六年高歡廢立遂分東西魏焉

南朝劉氏後變為齊為梁為陳迭興迭衰宋禪于齊

齊高帝蕭道成漢相何之後晉明帝之將殂也太子育年幼命道成入内為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付以後事育立即蒼梧王也嘗欲殺道成道成遣楊玉夫等弒帝而立順帝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領楊州牧陞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九錫進為齊王遂篡位歷武帝鬱林王海陵王明帝東昏侯和帝凡七主二十四年蕭衍篡之

梁武帝蕭衍初齊東昏侯不道衍為雍州刺史舉兵攻建康王珍國等弒東昏斬首詣衍遂立和帝衍進位相國總百揆楊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進爵梁王遂篡位歷簡文帝孝元帝敬帝凡四主五十五年陳霸先篡焉

陳武帝霸先自梁武帝朝為廣州叅軍討賊有功為太守後與王僧辯同討侯景

復襲殺僧辯又敗北齊之師進位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進爵陳王遂篡位歷文帝臨海王宣帝至後主叔寶凡五主三十三年隋文帝併之

北朝自魏繼分東西梁齊後周先後可稽（魏安定王）

既爲高歡所廢歡立平陽王脩爲帝脩懼歡之逼逃適入關依宇文泰因都長安是爲西魏之孝武帝歷文帝廢帝恭帝四主二十五年而宇文泰之子覺篡位是爲後周之閔帝　周自閔帝歷　明帝武帝宣帝靜帝五主二十四年而隋篡之　東魏者清河王之子善見高歡以孝武逃適立善見於洛陽遷都鄴是爲靜帝歡死子澄襲爵爲人所殺弟洋進位相國齊郡王逼帝禪位東魏止一主十有六年而爲齊　齊文宣帝洋傳廢帝昭帝武成帝後主幼主凡六世二

十八年而周滅之　于時又有後梁宣帝蕭詧梁武帝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統不得立而簡文嗣位詧嘗不平侯景作亂詧起兵降於西魏魏與之江陵及荆州之地詧即帝位於江陵雖改元而奉魏之正朔歷孝明帝後主三世三十三年而隋廢之

時有隋文因周禪立滅陳後梁併而爲一再傳煬帝以奢侈失不四十年歸于唐室

隋文帝楊堅西魏恭帝時賜姓普六茹周武帝時爲大將軍大後丞女爲帝后宣帝之祖靜帝幼以堅太后之父爲大丞相進爵隋王因受禪廢後梁平江南一統天下以火德王身致富庶末年其子廣弑逆而立是爲煬帝奢侈無厭巡遊不息驕兵屢出厚斂百端盜賊蔬起卒遇弑於江都唐公李淵兵

克長安遂立恭帝凡三世三十七年而歸于唐

李唐高祖起于太原繼以太宗功德兼全兩漢以下國祚最延傳二十主幾三百年

唐高祖皇帝姓李名淵西涼王李暠之後祖虎事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仕後周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命淵留守太原淵子世民勸淵舉義兵攻克長安立恭帝尊煬帝爲太上皇煬帝遇弒高祖遂受禪以土德王隋末諸僭亂如李密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蕭銑劉黑闥之徒不可勝紀至是悉平末年以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死自稱太上皇傳位世民是爲太宗太宗聰明英武結納豪傑貞觀之治米斗三錢刑措不用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史稱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理之美庶幾

成康自古功德兼隆未有之也太宗崩高宗即位高宗之崩武后廢子自立易唐稱周幾絕宗嗣狄仁傑舉任張柬之等五人迎復中宗而以荒淫召禍歷睿宗至元宗開元之治幾致太平天寶而來以貴妃之惑召祿山之亂唐室之衰實基于此肅宗收復兩京代宗重恢境土再歷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昭宣而朱溫簒位唐二十一主二百八十九年

唐德既衰變爲五代朱梁二君後唐四帝晉漢及周各傳三世五十年間亂亡相繼唐衰而爲梁唐晉漢周五代　梁太祖朱溫少無賴從黃巢爲盜降唐賜姓全忠爲節度使進封梁王劫昭宗遷都

洛陽弑之而立昭宣遂篡位後其子友珪弑其父而自殺次子均王友貞即位二主一十六年後唐滅之　後唐莊宗李存勗沙陀人李克用之子也姓朱邪氏先世事唐有功賜姓李克用平黃巢封晉王莊宗襲封滅梁而後有天下後爲其下所弑衆立李嗣源是爲明宗再歷閔帝潞王凡四主一十四年滅于後晉　晉高祖石敬瑭後唐明宗之壻也爲河東節度使鎭晉陽懼潞王之誅資契丹之力滅唐而即位傳出帝背契丹恩契丹興師問罪執出帝而去契丹立唐明宗之子許王從益爲帝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稱帝于晉陽擧兵殺從益遂入汴晉傳二世一十一年而爲漢此云三世者併從益言之也　漢高祖劉知遠即位二年而殂皇子承祐立是爲隱帝爲下所弑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贇爲帝未至軍士擁立侍中郭威太后詔廢贇爲

湘陰公漢二傳四年而爲周此云三世者併贇言之也　周太祖郭威無子立妻姪柴榮爲嗣太祖殂榮立是爲世宗世宗殂皇子宗立方七歲即恭帝也軍士以主幼沖中外無主推戴趙太祖遂受禪而爲宋周三主九年五代合五十四年

于時十國各據偏方二漢二蜀吳楚南唐餘如荆閩僭竊相攘能奉正朔惟吳越王當五代之時僭竊者凡十國南漢劉隱自唐末據廣南隱卒弟巖立更名龔僭稱帝卒子宏度立更名玢弟洪熙弒玢而自立更名晟卒子繼興立更名鋹宋太祖命潘美伐之鋹降凡五傳六十七年東漢又號北漢劉崇漢高祖之母弟而湘陰公贇之父也以贇失位自後周之初據河東都晉陽更名旻

改元稱帝旻卒子承鈞立更名鈞卒養子繼恩立遇弑弟繼元立宋太宗親征繼元降四傳二十八年蜀王建自梁時據四川改元稱帝建卒子宗衍立後唐莊宗命郭崇韜等伐蜀宗衍降二世三十五年後蜀孟知祥自唐明宗時據蜀後改元稱帝知祥卒子昶嗣宋太祖時昶降二世四十一年吳楊行密自唐昭宗時據揚州封吳王卒子渥立遇弑弟隆演立卒弟溥立稱帝後晉時溥傳位于其臣徐知誥爲南唐吳四傳四十六年楚馬殷自唐末據湖南殷卒子希聲嗣卒弟希範嗣卒弟希廣嗣其兄希萼殺之而自立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廢希萼而自立後周時南唐滅之六主五十七年南唐徐知誥本李姓子吳相徐溫養之爲子既受吳禪都金陵改元復姓李更名昪卒子璟嗣卒子煜嗣宋太祖命曹彬伐之煜降三主三十九年荊南

史稱南平高季興自梁時封渤海王唐莊宗時進封南平王季興卒子從誨嗣卒子保融嗣卒弟保勗嗣卒兄子繼沖立降於宋五傳五十七年閩王審知自唐末據福建審知卒子延翰嗣弟延鈞弒之自立更名鏻改元稱帝其子繼鵬弒父自立更名昶叔父延羲殺昶自立更名曦淫虐連重遇弒之立審知之子延政明年再立朱文進既而殺之林仁翰殺連重遇迎延政李仁達立僧卓儼明仁達又殺儼明而自立延政降于南唐仁達降于吳越凡九主共五十五年吳越錢鏐自唐末有兩浙後封吳越王唐天成間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寶大其後復通遂去年號鏐卒子傳瓘立更名元瓘卒子宏佐嗣卒弟宏倧立其下廢之立其弟宏淑宋太宗朝納地于宋凡五主八十四年

宋受周禪是爲太祖割據悉平混其區宇文物禮樂沿襲九主徽欽入金復分疆土

宋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漢京兆尹趙廣漢之後周世宗時掌軍政有功世宗之殂主少國危軍士推戴遂受周禪以火德王數年之閒削平僭亂傳之太宗四海太平禮樂文章煥然可述歷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至徽宗以童貫之徒開邊生事與金國共攻遼國而滅之既而金兵長驅南來徽宗禪位與太子桓是爲欽宗宋許割地請和兵退悔地不與金兵復至執二帝而去凡九主一百六十六年而南渡　自五代時北方有遼國即契丹也先世匈奴秦漢以來有之元魏時號契丹唐末始盛至阿保機於梁均王貞明二年稱皇帝傳太宗扶立石晉始改其國號曰遼太宗

殂歷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至天祚當
宋徽宗時宋與金共攻滅之凡九主二百九年

金之先女眞人也完顏氏至阿骨打是爲太
祖始事遼後叛遼攻破之即帝位與宋共滅遼
傳太宗遂攻宋汴京執二帝中原之地皆爲所
有歷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東海侯宣宗至哀
帝守緒凡九主一百
一十七年天朝併之

高宗南渡錢塘是國七世再傳壞以姦慝合數
汴京歷歲三百天命靡常歸于有德宋高宗名構徽宗第
九子也封康王汴京既陷康王渡江而南金兵
追之戰敗而去因以杭州爲行在所改臨安府
歷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至幼主當
天朝至元十三年

天兵之來市不易肆歡欣歸命幼主與
太皇太后謝氏太后全氏率羣臣
北覲宋之南也高宗以秦檜賣國而誤恢復寧
宗以韓侂胄姦惡而失善類理宗以賈似道失
信而致亡國雖然天命也南渡後凡七傳一百
五十年合前宋十六主共三百一十七年而數
終焉

大元太祖開基應天世祖皇帝一統八埏乾清
坤夷列聖相傳天子聖壽億萬斯年

欽惟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誕膺天命肇基
朔方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克成厥勳一統
萬國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罔不臣屬四海乂安黎民仁壽列聖相傳今上

皇帝文明仁聖垂拱仰成實億萬年無疆之運
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
其壽
信哉

歷代蒙求

近世訓蒙率皆以周興嗣千文與夫補註蒙
求為發端以其駢偶易讀也千文句以字集
或乖其義識字累千於事何益補註蒙求句
以事對多失其序事春易記蒙何以求此編
歷敘帝王古今世代不繁不紊纂註又從稽
經据史事理貫明上下數千年之運離合絕
續開卷可見童蒙熟誦逮長不忘豈非行遠
升高之基有功後學多矣賢郡守命鋟梓以

廣其傳甚盛德事余不能已於言因書卷末

徽州路儒學教授王萱書于極高明

徽州路儒學學錄上饒游詹　　校正

宛委別藏

續墨客揮犀

江蘇古籍出版社

續墨客揮犀十卷提要

宋彭乘撰。乘有墨客揮犀十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續編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前續二編俱載，共二十卷，而不著撰人姓氏。明商維濬刻稗海，題彭乘之作，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為據。卷中所載軼事遺聞，以及詩話文評，徵引頗為詳洽，足補前編之所未備。其所議論，多推重蘇黃，亦與前集相同，合之以為完書。

續墨客揮犀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劉濳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讌縣之驛亭忽報太夫人暴疾濳馳歸已不救矣濳痛極抱母一慟而絶濳之妻復撫濳尸大慟而卒時人傷之且稱之曰濳之死也子死于孝濳妻之死也死于義孝義萃于一家

石曼卿善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濳爲友當通判海州

劉濳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舟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蝨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敢飲遂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爲詩句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烟柳弄春容信哉佳句也公爲性淳古而詩筆秀麗是知有學而益有才也

願爲夫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絜未嘗出庵曾公與夫人時時攜果饌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衰邁無以爲報願爲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孕一夕夢老僧披幃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遂

遣人問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後爲宰相封魯公云俗傳燕巢人家巢户内嚮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别墅在光化軍每歲燕巢第中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户悉内嚮數年間入筦機密遂登庸焉

望闕而逝

真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陜州承天觀壽百餘數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號羅山太一洞主臨終召官僚士庶言死

生之要夜分盥濯望闕而逝舉其體甚輕若蟬蛻然

土饅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視五色損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屛風所以養目也王丞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投撤去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撤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扈輿屠狗爲事

扈輿府界酸棗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爲事閒或亦宰牛豕而又善庖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扈廚一日市牛歸縺之屋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輿

雙跪其前足若拜焉輿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更拜即不殺焉牛又如前拜不止輿方乘酒醉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殺之剖腹中有犢焉輿有三子不踰半歲皆死嗟曰始笑而許中怒而殺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復貧困天道遠乎巵輿今爲手力廚子於縣衙年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爲禍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

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雊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于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猫正卧其側家人指猫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而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王翃言有所自

宋子京尚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敎人用牛耕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說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蓋取其義古非不知以牛耕但趙過敎人驅馭之法耒耜之器爲備善耳王弼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

使其姪録之當陂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
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
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呼爲卧仙

華岳張超谷嵓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游
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爲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
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嵓
口豈非仙者所蜕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黄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字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廏猴

耿從政以供備副使知趙州廏養一猴甚大如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羈縶亦不遠去廏有守卒夜即賭博常使此猴執火炬舉動如人惟所命焉時見勝者即伸手乞錢稍遲與即滅其火人已怪之廏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

子三日浴之猴在旁園卒貧乏常居家以洽蔬於圃一日盡室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欲乳之適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于地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殂於釜中而猴常見浴兒乃效人之所爲於是白于耿使而斬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多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

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鵞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葢俗呼古爲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意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

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詩人信不繆也

迂濶好怪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産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耶卒去鶴輙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村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

皆勘驗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曰吾平生有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張氏園亭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

氏園亭數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
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聽也嘗邀
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
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
改舊時青

畫有八景

度支員外郎宋廸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
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
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

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廸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廸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土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

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妙

香山寺猴

郴州境有香山寺寺構于山半其景極清雅然多羣猴至相呼沿掛簷楹之上亦入庖廚竊食又常汚僧緇衣寺僧思之無計絶也有一客僧曰我能令其絶迹不來一日以機獲得一猴僧乃以濃墨徧塗猴身而復縱去羣猴見之大驚時奔走無地墨猴被縛以得縱去趨羣甚急衆

猴呼吽而益走引領望之俄傾入於深山而不見自此猴果絕跡莊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來豈不怪也亦此類也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令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傚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傚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皐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一

續墨客揮犀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服术者忌食桃李雀蛤今人多不食鳩鴿誤也海傍有蛤背有花紋者土人謂之花蛤無紋者謂之沙蛤其狀一同記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葢以其同類故耳瀕海之民有目覩其變者

江左高文

六一居士謂陶淵明歸去來爲江左之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

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舒王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采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渡觀江風作

王棨老嘗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

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研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黄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黄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即取視戃怳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一帆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

深也

胥吏魁桀狡獪

陳學士貫爲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每聲喏使遣往往佯爲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斥逐之既來叅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敏舉無遺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

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曰爲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令粥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察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舊例省副罷皆得集賢學士

鯉魚三十六鱗

鯉魚當脊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黒紋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

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天慶觀古鐘

郴郡天慶觀有古鐘一夕大風雷俄而失之觀主意其爲盜者所取也乃告公而求之符下不不得漁者一日渡江以篙下刺鏗然有聲細而視之乃其鐘也告官舉而出之乃天慶觀所失鐘也鐘腹有二竅若用利物穴之也說者言鐘鼻瀉作龍形往往有靈與潭下蛟蠋草鬥不然鐘何以致此也夫鐘其重數千斤雖百人未易

遷徙也無故而入于水下是可怪也夫

射之沒鏃

史記李廣傳廣夜見石以爲虎射之沒鏃漢書云飲羽史遷與李廣同時必不誤鐵能入石逾寸亦足爲異必無竹能入石過尺之理雖云精誠所致恐物理不然此殆班氏之飾詞也

至言之祖

宋尚書云混元皇帝道德經爲至言之祖屈平離騷爲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

人爲之如至方不能踰矩至圓不能過規左邱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無有矣雖聖人復生蔑以加云

作不經人道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潛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絶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皂鶴洞

平凉西有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絶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髮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嵗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爲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反初者

樂毅論皆摹本

本朝人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唐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

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子嘗見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于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絶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崔球畫夢至家

池州崔球爲太學生苦學久不歸一日晝夢至其家見其妻正凭几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

答若耳不聞焉所書乃詩一首也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嶮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憶其詩乃書之藏于笥後月餘家問至其妻寄此詩一字無差有其書之月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周東老嘗言退之痛斥道釋以至貶謫然在潮州乃參大顛其後與孟簡書雖深自辨釋終不能掩也又好言人服金石藥者多被毒病而

死必爲世誡而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訖不痊則知退之晚年亦因服金石致病死矣以之立言垂教則可豈可謂亦允蹈之者乎

續墨客揮犀卷之二

續墨客揮犀卷第三

血如皂莢子

真廟時有人奉使交趾以脊羹配籠餅而食羹中血皆如皂莢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能然詢回䣩求其法乃取牛䗥瀹而去其皮耳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亦常欲有餘而致敵人于險雖知其術止如

是然卒莫能勝之

胡蔓

二廣有草生于山谷間其名胡蔓草以急水吞之即立死以慢水下之即緩死又取毒蛇殺之以草覆洒之以水菌生其上取而爲末以酒毒人始亦無恙再飲酒即毒作死矣以茶以飴皆然其俗頗淫婦人多不由媒而配合北人與之合既情相愛多不肎逐北人内地即陰以藥致食物中北人還即誡之曰子某年復來若從其

言去即復有藥解之若過期不往乃斃矣或謂之定年藥北人届彼亦宜誌之也

龍指溪作詩

龍禪師有道老宿也初住筠之三峯嘗赴供民家汲溪溪流漲龍重遲爲漲流所漂童子掖之至岸坐沙石間垂頭似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遣訴遂不敢仰視龍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後住汝州香山寺無疾而化

業成方食肉

賈參政之父名玭有學問五代時舉進士甲科
開寶中官至水部員外郎教子甚嚴參政方五
歲日誦千餘言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食肉參
政年十五遂登進士第士大夫有子弟好學者
水部必持刺往謁勸誘之常言父兄於其子弟
當割愛尚嚴使之有立羣從孫幼貧不能自立
者咸養育訓誨以至成人云

八十二歲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密學善待僧文鑑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鑑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鑑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于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鑑罩于其首文鑑大怒誼吸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

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過一新貴人食

余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一坐大笑

小民不為利動

與元府李翁以煅鐵為業僅免飢寒俄生一女姿容絶麗人目之為花羞豪貴競納金珠求以爲妾有至數千緡者其父悉拒而不許既而有貧士願聘為妻乃許之貧士後遂以才學登第人皆歎其小民能不為利動而有守也

六虎

延平吴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朴之聲同

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開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刄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三

續墨客揮犀卷第四

陳烈遵古禮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鞾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遘李畫匍匐圖

古塚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塜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者中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畧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守宮

守宮其形大槩類蝪蜥足短而加闊亦有其色

金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古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守宮即吐血污其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污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與可詩精絕

東坡嘗對歐陽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

家之妙詩尤精絶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有氣岸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岸甞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紿謂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忍間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

痍可以滅口妻以為然因進百金託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婢僕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僕病癩積年王生惡而逐之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汲者為救而免自是所患頓除至八十餘方死又安州楊子方秀才有婢春燕中年忽得足弱之疾不能步履而飲啖輒兼數人其家亦厭之移棄野外

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歸卒老于楊氏此理殆不可曉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

熙寧中初富丞相若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將及引年時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為參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庚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閣中彈指言苦唐子方屢爭于上前既而唐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道苦子方死也

唐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誌但漫剥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詩記一時事實

歐陽公夷陵黄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

塘詩曰我愛南屏金鯽魚二詩皆無以異童稚學為詩語者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公嘗夢至一神祠祠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黄牛廟所見如夢中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魚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争倚檻投餅餌為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寫於詩詞耳

笛聲發于林

余尚書慶歷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輙有笛聲發于林中

聲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睹貌輒相憎惡

晉陽有張李二生爲隣二生素無嫌隙睹貌輒相惡憎張與高僧志端相善語其因僧曰此宿

寃也宜遠遊以避之張如其言因詣蜀僑居僧舍數年後忽聞有李處士者投宿是院張潛窺之乃隣之李生也張甚疑惟促裝將出李懷刄伺諸門勘其胷而殺之李自刎

失禮則求諸野

居喪之禮近世滅裂余嘗知辰州民與蠻猺雜處其俗父母喪不啗稻粱塩酪飛走之肉惟食蔾實粉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失禮則求諸野信哉

錢有順天得一文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偽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韓范二公客

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戚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錢千文

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卹為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爾可笑耶

蝘蜓兩首

余友人張德夫嘗夜觀書有蝘蜓誤躍入燈盞中視之有兩首未幾德夫卒

詐爲愚懵無知之狀

李幾道朝散云淄川劉揀有道之士也布裘緇巾詐爲愚懵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

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皆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應但云速脩速脩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翻然棄去不知所往

獻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遂獻秋霖賦略曰纏連乎七月八月滂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浸乎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共引過

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踈遠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辟神宗怒降仲謀監邵武軍酒稅

仕宦守義

唐龍圖肅恬静寡慾天聖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艤舟南康徘徊不進或問其故答曰職田以四月為限今遽之任得無獲趣利之譏乎逾月乃上當時仕宦者無不媿服之

安邊良策

密學呂公綽知秦州古渭諸羌來獻地呂曰天下大矣豈利區落尺寸之地耶謝絶之夏安期郎中知渭州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貸人甚便之人謂二公皆得安邊之良策

夢以手扶天

韓稚珪侍中知泰州日卧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扶天者再不覺

鸞寤其後援 英宗於藩邸翼 今上於春宮扶天之祥已兆于慶歷中固知賢臣之勳業非偶然而致也

黃河出一人手

祥符中黃河急流中忽出一人手大數尺上題八人姓名皆當世達官也是歲八人者皆死

縉自地起立

夏侯嘉正太平興國中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鸞之得錢輦歸家忽一縉自地起立良久乃

仆嘉正遂病逾月而卒

鰻井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般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皓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来亦遠矣鰻即出遊人取之置懐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两耳甚大尾有刄跡相傳云黄巢曽以劍割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驗之

歐公贈禹玉詩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帖子會温成皇后薨閤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禹玉口占促寫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故歐公贈其詩畧曰當時發策武城宮曽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今為白髪翁 下闕

續墨客揮犀卷之四

續墨客揮犀卷第五

應聲蟲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而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敎之使服雷丸丐者謝

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

腹中有聲如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學士得服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而府則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

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
內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見人乘驪駒自壁中出

余外親章安國嘗棲逆旅中晨起如廁見白衣人乘驪駒自壁隙中出長寸餘步驟往來徘徊瞻顧忽仰首視章遽馳而入終不知其何怪也

秦州西溪多蚊蚋

范文正公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

辟曰飽去櫻桃重飢来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雖公一時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佛牙舍利

熙寧中予察訪過延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絜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錚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

然滿目予到京師傅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言取入東府以次流傳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是也

陳亞以滑稽著稱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即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臣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

蠏之一文兩箇真是不虛又嘗曰平生之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也

却鼠刀

蘓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於野老嘗匣藏之用時但焚香置淨几上即一室之內無鼠

持不殺戒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蟣蝨滿衣領不卹也至完作偈嘲之曰衣領從教蝨子緣夜深拜得席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

須飡困是眠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有李主簿失其名夜泛舟臨艇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爲救之李號呼云其痛徹于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預知死日

吴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材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

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喟然嘆息曰民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怨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于懷無復芥蔕後赴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乃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埽及

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相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墻明日乃就歛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畧叙其事予與吏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飲酒面色發赤

胡祕監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泌知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因戲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應聲答曰學士心頭似幞

頭胡時衣緋

老狙坐逝

潭州南岳寺後有巨石高丈餘忽有老狙拱手跏趺坐視其上

海人

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國經歲始還云謂為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解體貌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

之復聯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室在嶼下

陶穀使江南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熈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熈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俟謄六朝書半甲乃畢熈載使歌姬秦蒻蘭衣獘衣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

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干中主持觥使篛蘭歌續斷絃之曲侑之穀。大慙而罷

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搆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乃得一缾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以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

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名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長獻之

謝泌名知人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朱石

李琹朝議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嵌磴可愛常置庭檻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于石穴中若烟雲之狀候之萬不差一因目之為未石

古鑑

慶歷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陽藏一古鑑圓經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兔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兔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德莊心異野夫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去與君語令閤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捉語勅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為灰礫之場明日野夫来吊且欣曰令閤已下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金龜金牌

上令上坊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匱藏

語言卒易

王學士介摶記俊爽然語言卒易人多謂之心

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爲十篇上丞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駝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羅見闕宜速赴任也

映燭見其腸胃筋脉

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

下映燭視之見其腸胃筋脉圜轉上下歷歷可數洞徹如鑒衆駭觀莫測其由張命易以他燭遂不復見

毛僧

吳有異比邱號毛僧日游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説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闍梨之流乎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說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　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

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爲奈何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

伶人有此語

續墨客揮犀卷之五

姦人殺其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五鼓青已奪崑崙矣

出侍姬十數人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

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娟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好譏詆

郭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譏詆屢以謗訕得罪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聵攀龍只作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崇義應聲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慙

作啟事遺友生

孔大夫嗣宗為浙漕戲作啟事以遺洛中友生其略云滿肚裏伴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啟火爐頭却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翁凡數百言深得俳體

陳摶被詔至闕下

真宗時陳摶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

四句謎

荆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狀甚醜

吴伯虎朝奉狀甚醜鼻有孔而無準每出廛市童孺爭隨而笑之元豐中登第上見之亦為之笑時有贈伯虎詩者云衆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論涕出應難與去聲香來卻易聞雖然無壽相

知是有山根見說登科日欣然動至尊或有相者謂伯虎曰君以醜勝天下亦貴人之相也

異獸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　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為慎重有體令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門外注

云天禄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豐中余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作何象而名此也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禄也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嘉祐中伯兄為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見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為京寺丞衣綠無緣邊有緋衣不數月應

鯪魚圖

嶺表異物誌記鯪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鯪其大如船畫以為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䓁其身牙如鋸齒有黄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銛

利遇鹿豕即以尾擊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為魚或為鼉黿其為鱷者百無一二土人設鉤于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魚尾而食之則為人所斃

屨掇上庠

有進士曹奎屨掇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袍袖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恠之謂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答曰此但能盛一箇耳

豐城老人生子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具名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遐翁正及古稀年

幼芳姝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者甚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羣妓皆集獨幼芳不至

屢遣人促之抵暮方来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五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堦折腰請曰幼芳姝媚可惜某願代受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釋之

奉人當如此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為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祗候參僧

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輙淚下舁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輙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

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自贊其寫真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寫真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綖貌甚美嘗繪其容以寄兄環環改裴贊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靈臺

丹青莫狀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里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地最爲雄盛晉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題齋宮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爲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

鄰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强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家貧苦學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貌寢陋始来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謝答啟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于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戀其窮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廣濡涸轍而士人終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啟納于董

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得罪南歸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住慧林有人問京師近日有何新事或對曰舒中丞雇客船歸鄉本長老乘遞馬赴闕

丹青為業

承務郎陳黙字子真妙于詞翰然踈逸自號懶散翁父紘為閩漕黙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

丹青爲業一日圖默之形以獻焉默徧示家人皆笑云此正似廳前李尚書（俗呼軍校爲尚書）默因戲題一贊于上以還之曰大道本無我吾形安可圖何須焦處士畫作李尚書默乃蘊子美之甥也子美曾作自咏詩云鐵面蒼髯骨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默亦嵒稜多疵類其舅云

武城縣旋風

熈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

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邱墟遂移今縣

好爲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談詩于坐宋惡之欲已圭之詞望見野外一牛就樹上磨

庠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答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洎飲罷至客次奮拳擊恢衆救之而已

續墨客揮犀卷六

續墨客揮犀卷第七

接百花

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於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投蓮的于甆甕中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中畿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朶盖用此術

詭怪不羈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校為主司所録曼卿詭怪不覊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詭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

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歐陽永叔主文試以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玆黄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最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菊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秀才云廬壽間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夏開

滄景多蚊虻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虻所螫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懞之以乘謂之木馬推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木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掩口

王告好學有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脩醮告當為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為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為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為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呼麻鬍以佈小兒

今人呼麻鬍以佈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為帥秋北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輙恐之曰麻鬍来啼聲即絶至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鬍濬通河湖虐用其民每以木鵞為試鵞流不濬謂濬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鬍来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為是

或云口本名祜呼髯者為其多髭鬚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數息方一舉足府官吏泊坊村小民富室無不仰戴但目為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燈有捕到踰垣姦出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尚也於是杖背還俗既而閑客邸于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故答曰我亦何能但設詭以眩俗而人自重我耳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癢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為菓床高飣故云公筵多飣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教軍士為訝鼓

王子醇初平熈和邉陲寧静講武之暇因教軍為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于世其舉動舞按之

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所製也或云子醇嘗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敵見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

誦偈諦咒使漁人不得魚

漁家以獺猴毛罝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于江湖溪沼間垂鈎布網者但志心默倒誦偈諦咒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咒以濟物命後爲羣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白雁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来即此也

介甫性不殺

介甫為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為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責之者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邉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州川谷閒康多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當時飲茶尚襍以蘇椒之類故德宗嘗令李泌賦茶詩有句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亦衹謂之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則略而不論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茶遂為天下第一

茘枝

茘枝譜稱漢初南粤王尉佗以備方物漢和帝時東南交趾七郡嘗貢生茘枝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亦未嘗有言及閩中者驗之今廣南與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茘枝自唐以来其名未始著也今莆陽茘枝遂為天下第一

牡丹

牡丹記云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然

花中不為高品謝靈運惟說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一花之異必形於篇什至于牡丹則棄而不傳昔人但云延清越等州是其出處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陽牡丹遂為天下第一

關中無螃蟹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螃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

不識鬼亦不識也

治第閎壯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病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居不得

馮太傅嘗書一絕

馮太傅端嘗書一絕句云鳴鶻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顧坐客曰此可畫于屏障乃柳如京塞上

之作

忌兀日

仕宦多忌兀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兀之説或云當是亢字然數兀日數家之説不同最為無據予同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因屈指數八人予不能記憶此舊書所不載

頭食

余一日會賓于館庖人薦粉有客即席而問曰

此味宴會将終方食謂之頭食何也或對曰本朝　太祖皇帝時每内宴常先令進此味故目之蓋後人失其次耳又問今州郡有公宴将作曲伶人呼細末将来此取何義對曰凡　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将来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惟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黄疾

夜藏飲食于器中覆之不密鼠闖其氣欲盜食

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黄病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南蕃道人

熙寧初南蕃有一道人附舶至廣州躶體以幅巾庇前後髮長七八尺分為百餘結猶曳于地不食惟啖檳榔木香歲餘復逐賈客歸國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

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也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雠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埽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脱謬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孫元規自謫官復起往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祁公曰為吏者當盡誠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孫頓首奉教聞者謂祁公一言得政治之大體亦

省事清心之端也

楊郎中斷辟囚

楊郎中異蜀人也知衡州每斷辟囚官給酒飯異獨不與或問其故答曰更與酒飯則致來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于市曹須令旋具杖數來報往往終日而未畢問之答曰令其知痛則令後不犯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七

續墨客揮犀卷第八

為遊謁士所擾

王顯公宣義知大演場頗為游謁之士所擾遂作一詩揭于賓館自是稍退其詩云满屋生涯鹵一筐戴靴賓客日相過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何一飯共君愁裏飽三杯聽我苦中歌更拚一具窮槍歛唾罵憎嫌總任他

獻百韻詩

又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

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奭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端潔自許

又云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

第一篇題云召鄰僧閑話

虎嘯風生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嘗聞茲語未驗其實余同官陳登之大觀中任長樂主簿家貧不能陸行乃自會稽轉海而至嘗語余云海中多連山複嶺綿亘有至數十百里者舟過山下時聞人長嘯耳俄而清風襲人舟去甚駛予舊曾讀小說載盧藏用隱終南山或夜聞龍吟聲明日雨必至後還數語人云其聲清越殆難比擬坐有蜀

僧云某舊在五臺亦嘗聞此戛銅盤以效其聲往往相亂因取銅盤試使戛之藏用撫掌曰其龍吟也

東漢無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宣父因禱尼邱山得之遂名邱字仲尼其子乃名鯉

字伯魚史䲗亦字子魚冉耕遂字伯牛如鬬穀於菟黑臀杵臼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惟恐不至宋齊邱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盖軻譙周命世大才而其字不顯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休竊疑後人以意取之爾左邱明字世終不聞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誥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人露體

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為一絶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録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殺徐氏族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温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之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

其後齋邱嘗有一小兒病閉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聵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齋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个小兒抛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素好訕謔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

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瑋繼至

館閣一人直宿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值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于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吴人好雅

吴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鵞爲右軍以其好養鵞也有一士人遺人醋

梅與燖鵞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熈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餃子忽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㤼駭立牓示百姓依舊祭享

不喜為外官

蘇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洎為京西轉運使廨

字在許州嘗對客嘆曰人生不知活得幾日好時好日許州過了良可惜也然竟卒於散郎

異體而相制者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近世北人以針敲冰南人以線解茶亦其類也

酒量過人

張伯玉郎中酒量過人能飲至數斗不醉世號張百杯將飲時先置清水大盂于其側每盡一杯即吸水嗽滌人問其故云酒之毒在齒滌去

則不能為患陳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寧中注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楹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埽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內臣

歲首畫鍾馗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蜂螫以芋梗傅之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罥于蛛網蛛搏之為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詩紀契丹事實

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离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离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貔貍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北人為珍膳味狔子而且脆

蔡君謨書吳牋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于太甚茍其中如此亦可尚也

魚魫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魫也取其石治以為器可載飲食如遇蠱毒器必暴裂其效甚著福唐人製作尤精明瑩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

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源脉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愼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曾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為桶濯足

及令排樟腦于兩股間以脚掤繫定月餘而安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不妄故書以為戒

放生池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之放生池其子為監丞者每竊釣而食之道聞之不懌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為一詩書于門曰高却墻垣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鼈應相賀今日方知有主人

邱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蓊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駢立汶水邱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峰裏住人家

萵菜

王舜求云萵菜出咼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顙魚後食

荆芥湯即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於
朮反桃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
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喪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
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過為文飾

慶歷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
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

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

粮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庸僦車脚皆須自負嘗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續墨客揮犀卷之八

續墨客揮犀卷第九

貴其真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恥為五斗粟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偶有羨于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之心照映千古想見其為人如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嘉其盡節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　太宗嘉其盡節於

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勑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腫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好佛

馮當世近年頗好佛其知并州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覷惟日以談禪

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論即明公未達禪理但閉目不覷已是一重公案當世深服其言

館中論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中嘗夜談詩存中云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不健美富贍然終不近詩吉甫云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已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交相攻久不決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獨黨

存中耶正仲恕曰我所見如是顧黨耶以我偶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吉甫黨乎一坐大笑

余嘗熟味退之詩真天力自然其用事深處高出於老杜之上如城南讀書詩曰少長聚嬉戲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卧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剥苔吊斑林角黍餌沈塚口竹非黑點之班也楚竹初生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暈耳

能官

毛亢兩浙人由進士登第所至稱為能官後授江左令洪州有溪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五十里彼人尤重溪魚溪歲出魚數千緡為二李所有彼人呼為東李西李家皆豪常交竟此溪不為東李家所有即為西李家所奪凡數十年互相爭訴官莫能平其事一旦東孝詣闕陋圅陳狀　英廟勑本路定奪歸著明白不得別致爭訟漕憲持麾下清幹使皆曰非毛亢不可亢授

命既往召二李謂之曰此溪汝爭之近百年矣若不以券契文字爲之據無所憑也如有據多者即與之也二李竟取其家所有致于亢前堆積莫之其數命取火爇之乃於狀後判曰獸生於山魚生於水蓋自天然固非人力宜與衆共安可獨專漕使以亢狀奏聞　英廟帝特改一官亢由此累歷漕憲

星墜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

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在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尖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之遊人到則發視王无咎為之傳詳

結廬講授

驪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閒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扃索其寢室中於席下得槲葉厚四五寸或二三葉或十餘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厚加禮待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

奇物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

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　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幾何代物乃無曠古以前地界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續墨客揮犀卷之九

續墨客揮犀卷第十

琴曲宮十小調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為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泛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忘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

虞美人草行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刁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

業已隨烟燼滅剛强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妝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家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却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邱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

狄天使能戰

寶元中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

冦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經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合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征聲止士卒突戰虜無遺類

能辨盜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未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閣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人之法出於小說

續墨客揮犀卷之十 終

宛委別藏

友會談叢

江蘇古籍出版社

友會談叢三卷提要

宋上官融撰融華陽人其字未詳陳振孫云不知何人案書中稱其父嘗宰建之浦城縣是編前有天聖五年自序卷帙與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畧焦竑經籍志並同觀文獻通考所載則作一卷疑轉寫之譌但序稱記在人耳目者六十事此則僅及其半非有缺佚或六為三之誤字核其所紀皆宋代故事多言報應示勸戒纖悉臚載間傷猥雜然如紀呂端出使高麗與宋史端本傳合紀太平興國三年以定陶地

建爲廣濟軍與宋史地理志亦同要非絶無依據者
可比也

友會談叢序

余讀古今小説洎志怪之書多矣常有跂纂述之意自幼隨侍南北及長旅進科場每接縉紳先生貢闈名輩劇談正論之暇開樽抵掌之餘或引所聞輙形紀錄并諧辭俚語非由臆説亦綜緝之頗盈編簡今年春策不中掩袂東歸用舍行藏下學上達賴庭闈之蔭無菽水之勞頋駑駘之已然詎規磨之可益身閒晝永何以自娛因發篋所記之言百餘紙始則勤於掇綴終則涉乎繁蕪於是乎筆削芟夷得在人耳目者六十事不拘詮

次但釐為三卷目之曰友會談叢且念袁郊以步武生疾則甘澤之謠興李玫以養病端居乃纂異之記作苟非閒暇曷遂摛毫彼前輩屬辭不將迎而遇物而小子睎驥甘萋菲以成章深慚鷄肋之微竊懷敝帚之愛穀梁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博練精識者幸體茲而恕焉其如杼軸靡工序述非據蓋事質而言鄙學淺而辭荒誠語怪之亂倫匪精神之可補聊貽同志敢冀開顏天聖五年七月朔華陽上官融序

友會談叢卷上

華陽上官　融

太祖初年神降鳳翔府盩厔縣望仙鄉張氏家張愚民也設神座烹羊豕祀之若巫覡事像則寂爾聲乃泠然辯音幽深聞者增懼秦雍之地祈禱畢臻未幾神謂張曰吾禺疆之官屬上天之尊神也羊豕之屬固非其物悉宜撤之但設香菓蔬府者以事動遠邇驛置上聞開寶末名張氏於闕下未遑崇奉值有同軌之會及　太宗即位錫張氏命服道號為翊人馬令於所降之地置

太平宮以旌其事乃俾主之先是張氏在閭里不拘小檢使酒忤物鄉人賤之及天神所憑則詳雅方正真有道之士景德中王人張綸因被命來岐下與府尹語張氏在鄉曲為人所惡一時之語不復記憶適值長安宰魏昌弼亦在府中相拉詣太平宮焚禮方升殿拜神降幃中謂綸曰卿數日前與鳳翔知府說何事綸戰汗驚怛罔知所措但俯伏稱不省知又曰卿再思綸忽悟曰臣曾與知府說張在鄉曲事又曰鄉曲縱逸不足為累自今更不得說自陝以右雖有見者憚公方嚴不敢妄

泄及公首冠治衡出俸修飾圃田神祠自為文記始與人言則爛熳於衆口矣

曹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操心凶險使酒剛暴動作不法閭里為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太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須同鄉則損十三四煥恨巴無孑遺而妬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間有斃踣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薰染覬令似巳遠近畏之莫敢為言是歲夏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佳苗頎巳之田鞠為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

亟詣田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棰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如此吾雷電之使也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之南去於是持氷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氷丸使含之仍謂曰茲爾之自掐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復在舊處四肢疲薾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

奪其魄也
陝西山川形勝而耀州為最故唐帝陵多在其境天聖三年李夕拜防典是郡予自回中入京公以書邀予過郡館於東齋郡有僧道元者且九十餘耳目不衰予往訪焉謂予曰玆郡即唐京兆府華原縣因温韜建焉老僧少年時嘗見一薛將軍說唐末事一一可憶薛將軍者即當時閹豎歷事昭宗相獻議誅宦官薛避難竄身草莽及莊宗入汴反星冠羽服為道士焉厥後隸名是郡開元觀至太祖受命時尚在亦九十餘但民間仍呼

為將軍焉温韜之起兵連邠次梁華内外相結合蟻聚動至數萬雎盱屈强法令莫制遂建縣為郡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開發金寶之玩取以自資既開簡陵内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於梓宫每一身以十餘牛捧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軍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簡陵乃懿宗也今在州東北山造作側旁有民肆謂之園陵店其開發之跡依然可尋予按唐書自武宗憤釋氏恣横思去根本詔令一出掃蕩幾盡大中巳後漸次仍舊及懿宗愍前朝之致毀乃竭力以

興復故修崇寺宇則又過之羅漢環於梓宮即其意也唐段成式說大歷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而寫經此誠詭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全無兩臂自兩肩如削巡行衢井求丐為事每梳頭髻右足夾櫛左足綰髮及繫衣浣面亦如之其輕捷便穩亞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亟伸足取貫草繩之上略無凝滯予為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時踰一紀而豊凶寒暑彼且無恙體常充衣亦自蔽又叚夕拜煜言景德中因事到岳下曾見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刺繡蘂片織緻與

巧手相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用之人手足完具不能自養乃甘死於溝壑是其手臂反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信不誣矣

相國呂公端任補闕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高麗既達其國宣朝命畢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及半年未幾風便回楫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己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

傾倒公神色自若供奉者倉皇失圖舟子前曰風濤之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到中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開其載則在下者呂公之物咸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畧無孑遺矣校供奉之物已罄矣諒非海神秘惜蓋罪小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亦仁厚矣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貳卿億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令揭示於翠玉即其事而州人嚴奉其來

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惑愚民於殿堂後别起密室室内有巨穴穴上覆繡箔映以旌旛香几外不得窺廟祝稱云神已親享但見畢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鎮邠土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會子弟院有娩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祝棄妻怨舅姑無恩懷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群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柈之薦也聞者達事於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僞神其事廟祝因而賛之都不知公審其

詐遂令設酒殽於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覬神必享吾當扃鑰其户慮外物所侵愼無擅開信宿後躬來省視也廟祝不諭其意及期公至啟户則杯柈宛然據棄妻之言鞫之於是引伏立笞其背盡室逐去後名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於廟垣投薪塞穴秉炬燎之烟涌四出羣狐奔走頃刻擒戮靡有噍類窒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事但春秋旅奠而已異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若此飽飫鮮肥憑恃廟貌一旦蕩其窟穴小大無遺雖滿盈而自招亦值王公之毒手也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下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纖嗇聚歛為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内造邸舍日入月筭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兼與契券為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才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才瞑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輩飾珍異以袍帶令伺於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脣鼓舌獵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

崇王濟為鄙人謟佞互攻聾騃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
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於進會有奉其歡
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
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及信葬畢
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五六焉外無官槖内無私帑闔
門百口之給不可鈌者加以恣縱費蕩更踰於前以至
鬻田園貨邸店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絶其弟方四歲
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為餒鬼乳母乃抱
小兒詣府陳訴是時　真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赫

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許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跡旅舍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既數四亦皆厭矣遂於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於軍巡聊充餬口素不服勞又以踈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猢猻為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麽顋頰尖薄克肖猢猻復委質於戲場焉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為之掩淚而彼殊無愧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為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蓄雄視

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歛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曳忠於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甘心伏法案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焚之未幾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頃刻開霽踣尸於户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忠之寃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遽揮霍將起曰兹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為石氏執稱殺其母致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

死其執爾者今已俱至於理甚明爾須却回我許以本身已焚爇回且何依主者名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忠近鄰蘇公到方兩日但令托其身以生我是以得歸蘇家以為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事憒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麗朴及名忠妻至見其朴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於東窓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尾溝中驗之皆然以至話幃箔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果決為

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剸其始末聲聞
朝廷亦無奈何但勑本路均輸為辨析焉其人後終歸
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也

班行錢允凝大中祥符末督役於亳州太清宫惟採宫中鶉鴿充庖膳多自彈之靡不應弦而落朝夕不舍栖宿或稀或有勉之則曰天生此物供口腹若而致罪況人乎採捕之心從玆益□衆皆怒其輕脱更一日因彈鍾樓上者繽紛墮地允凝自往取之忽躍入殿前花欄允凝遂踰欄而入不覺折栢一枝正穿足心尖上腕露

流血斗餘人掖之置於寢室號呼彌月而卒識者謂其餘誅焉

友會談叢卷上

友會談叢卷中

華陽上官　融　撰

定陶髩山按皇覽冢墓記云本曹國葬地彷彿似山故名焉其上有神祠不詳建置境内祈禱頗彰靈應太平興國三年以地為廣濟軍其廟倫春秋之奠至五年秘書丞安德裕出治軍事下車之明年自首春不雨如仲夏多稼將槁庶民其咨驕陽日熾或言髩山神祠安倫禮請禱方炷香奠斝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峩冠拱揖而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訴愆亢之災答曰

其堆阜之神久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恨力小位卑不能興致雲雨雖則龍司厥職動息由天然上帝亦知旱暵時久將施甘澤令念公靡憚炎爍俯為生聚其當至主者室容伺雨信必得先期而報也言訖而隐安詢於左右皆云邃無所見惟爵小吏覩焉安既歸是夕纔寐夢其神曰雨候甚近只在來早安大喜詰旦會僚佐而白之衆以為誕未有信者俄而陰雲四塞雷電齊至大澍三日千里告足乃賀曰此明公之誠感髣山之驗也

翌日安具牲牢拜謝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路下丁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親狎不以封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厥夫窺伺寘堇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玆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捽婦人至市具疏其事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纖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焉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為虜既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井閭桑麻易之他姓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於門側名至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壻如何許與丐者是棄之耳滕曰非卿所知況已言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矣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

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至勝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答以襲衣束素延於清淨院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脩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貳卿之祿其子今列閨籍焉且夫向侍中之居屠肆張戶部之為囚虜謂張寒餓可也而待之以殊禮妻之以愛女茍非達識曷以臻此乎今世之人以貧富為賢愚以炎涼為去就聞之得不包羞乎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婢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瘵未得痊蒙周以船小暑毒妨於出處又慮

相染心煩厭之因江擠於中流僕者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素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愍之寘於家身沾席間聞兩岸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側波間篙檝莫制移時沉溺僕者雪涕嗟嘆與魚叟具聞官司俾為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者疾已間矣於是悉心致哀畀置具櫬而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靡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事人誠為愚賤蒙周厭其卧疾致之死地是不仁也及玆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

舊惡力為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此世之難能也則服名教曳縉紳者外貌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栁如京開與處諸藩潘閬為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唾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涘時正炎酷栁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洎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扃鐍甚秘栁怒將咎驛吏吏曰此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栁强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讋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屛之於是啟門掃除處中坐閻潛思曰古人尚不敢欺暗室何

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餌淩晨用藉手為別此室虛寂請公卜宵可也柳喏之閽出客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令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閽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被髮執巨箠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鑒毛髮柳尚不寐或斂衣循墻而行閽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息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閽遂詬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

符追攝便須行也栁乃悲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庇之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閻徐曰汝識吾否栁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閻也栁知其所為不勝慚沮再三邀閻下屋閻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栁亟歸舟辭纜便去聞者為之絶倒河東剛殺人皆畏之一旦為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況其下者乎

都官員外郎中師言至道初在京師上元夜與朋立端門下俟車駕以觀俄頃　太宗乘步輦自南來棘闈中宜僚都盧曼延之戲溢目不可紀其間一人負巨盎膏焔其人迎立於駕前乃揚言曰大家看臣藏火之戲聖君亦為屬目負盎者遂褫去餘服止披一綈袍向火盎而掩之拉綈袍在兩手團之如無物移時擲於地即舉而披之襟袖間尚氣焔四口仍灼其鬚眉焉逡巡豁開綈袍火而披之盎盎如故而火猛烈之勢愈甚　太宗駭視久之賜與加等又說應舉時於天街見弄盞者其

盌百隻置於左右手更互擲之常一半在空遞相拽擊聲皆中節雖觀者如堵但心目眩轉莫測其所學焉夫技藝駭衆世自有之不經見者以為妄談而列子所說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藏火之人近之又宋簡子弄七劔迭而躍之五劔常在空則擲盌者方之彼何足異乎

瀛州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猢猻為獻子甚小繫於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為鴟所搏母號吁奮擲晝夜不絕一旦齧其繩而逸之捕之莫得忽於庖中

竊肉置尾溝上潛身屋隙間伺鴟下躩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除兩翅乃攜至廐舍緩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於前哀號數聲以殞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析為縷焉廐吏驚報廷渥覩而嘆息遂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慈由於人也教彼於質則愛愛生於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目蚩蚩識有愚下惑於遠而泥於近捨其本而存其末猜嫌於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脯之詐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

給事中董儼蓄妓妾二十餘人飾珠翠曳紈綺食粱肉自比於王公家而身沒未浹旬為壽陽豪民王氏納錢三百萬易之以二犢車載歸諸妓妾輩悉無戚容欣然而去見者無不嘆惋夫生共其樂死忘其哀是董之恩無一日可思而別姓之室喜於再聚矣此豈女子之心耶豈厥裔貪其直耶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闤闠間每至之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為常市井徒有張生者

貨銀為業設肆於界中丐者旬歲間淩晨必至生憐之日以五錢贈焉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僕而過深以為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連綿數任留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與也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答今得其時兄於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門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不可拒矣遂留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惑且曰此間

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及至門但破
籬蔽之及入見丐者却著敝衣如故出邀生入一堂中
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愈惡之復謂僕曰名諸賓來
又見數人藍縷更甚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
益不自安又勅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
又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親加
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竄丐者嘆曰
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方有茲設他人固不
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丐者乃於懷中出藥一帖與

生曰酒肉不食君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為報生急寘懷中奔競而回開視之乃真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友會談叢卷中

友會談叢卷下

華陽上官　融　撰

婺州郡署舊傳凶怪後堂尤甚累年已來但泥封扃戶雖白晝亦無人敢至每二千石到者先詣焚香然後禮上率為常景德中太常博士趙沂出典是郡素聞其事下車之明日命撤去泥封豁其扃戶將吏輩驚愕以為開之必見異物及啟扉一無所有惟糞壤而已沂曰倘使凶怪詎肯白晝而出且久扃之室亦宜預防遂令掃除還選勁卒三十人各持長鎗分坐堂中沿及戶外嚴

約曰惟側聆其間稍有動處便起向空交刺焉俄頃相繼而墮佇伺移時更無飛者亟白燃燭席帽餘者似扇朱目雪爪尤可怖畏悉中鋒刃而斃矣沂令潔置廳事黎明名僚吏以觀之無不嘆咤自茲郡署凶怪亦絕噫造化之含育至大奇形異類世自有之神異經注蝙蝠三百歲化形為人飛誠有之也

光祿寺丞劉泳少游洛下嘗謂予曰昔天津橋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

簽攜管絃以就賞實洛下之勝槩也端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一日少年輩邀置於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宵乎生曰是吾心也夫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況凶宅乎少年以為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酣寢其上時方首夏竹樹陰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廂閤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丫鬟攜燈檠而出置於階除抽身却入未久有數婦人盛飾分坐於燈下紉縫焉生凝睇訝之俄頃後堂門一時大啟牀帷器用倏忽皆至然後燭引二婦人

艷粧袨服執毬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莪帽戎粧據胡牀而坐連叱婦人輩曰此必盜也舁棄他所回頋間至榻前身已在空中被擲於堂西竹林中體為枯枿所傷流血焉生憤怒而起徑至中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於時歿後盜人居室煩擾於世反以吾為盜不自愧乎於是舉枕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所在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為枯枿所傷衆方服其膽勇焉玆宅厥

後終無人敢居淳化四年為洛水所漂但存故基耳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婦翁殿
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往省焉既入境道逢故人麗
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
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間公所乘馬忽雙蹄踣地而斃
公望僮僕已遠別無乘可代又艱於徒行莫能為計正
相傾嗟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
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岐程不遠不足為慮遽探
懷中刃當脅刺之舉尾再三呵叱馬振振奮如舊更掖

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大名公執鞭揖謝馬行如舊遂不見此人惟各駭懼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大名處升才離鞭下復有弊帷之事亦異矣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居黃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廨舍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焉架險就平重復不定上引瓦為溝雖大澍亦不浸潤其梁柱榱題頗甚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

公惟吏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重死輕生侮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有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遁於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卧繩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二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繒綵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條其草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為女棚遷尸於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予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彼聞他人多言都不之信是時王師折惟中出巡邊徼拉余

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棚置於嶺上而新者鐘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幃眠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蛋前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真為實錄

咸平中家尊任蘭臺佐著出宰建之浦城縣到官周歲忽有一道士司徒玥具箋札遒婉煥然可愛家尊素惡人詭譎不甚在意復值有同僚之會一啜後令凡長延於書室玥有怏怏之色及見凡長幼齒愈失所望既坐乃曰某昨自汀劔經由貴邑為閽吏所報須至款謁然

則奔走塵埃且非投丐者適殊不崇見禮深增慚怍乃索酒獨汎五甌自引聲高歌拂袖而舞遂以手伸其兩耳項刻長數寸交於頦上放之仍舊復令左右伸之俄長尺餘亦不言止人懼而捨之觀者悉異焉更無語為求乳香數塊置冠中長揖而去潛令人隨之云出西門雖奔馬莫及也

舊說馬嵬店嫗收得楊妃韈一隻秘為奇玩人欲觀者但賂百錢得一縱目故店嫗致富此其好色不好德者也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家有一古合其大如缶外砌

之以雜寶內托之以上金旁有微缺製作特妙傳云開元宮中物太真貯首飾者也世事悠遠莫能詳悉尹京兆者下車之後多假以傳玩留不信宿返却持去雖與馬嵬之蹤輕重不侔而誇人之心歸乎一揆夫物之奇者貴其古則古矣若謂令之所無則謬也

王校理質言祠部蘇員外著名德之裔好古博雅有寶裝帶十餘條云是陳後主所服者及唐相小許公告身數紙真希世物也予侍家尊到回中回中舊稱巨鎮民間尚有唐時組繡佛像廣袤丈餘奇絕精巧鄰於鬼工

下述贊文末署開元之號字亦刺出點畫分明而年祀深邈止頹暗故而已復有西塔院者主僧世傳一袈裟予假觀焉大為殊絶方如寢衣渾背織其面狀山水之類周回作雲氣有裏紫色而綾文反覆無縫與邊相合四面如之其貼相亦有開處纖緻可愛故非級縫之所及旁有織出金字云王子年高麗國王奉為西天三藏國師造僧徒寶惜迄今如新但知流傳亦不省所得之由予因元氏之合舉茲數事且金寶之玩則無古今他物易毀而久存者珍之無損於廉矣昔陸龜蒙記錦裙

篇說天后羅裙紼旛皆繡組之妙信乎古之奇妙有之矣而出於高麗者尤足異也

光禄寺丞卞禹在科場日不修邊幅喜酒任達形貌麗率膽氣自許嘗說少年時薄遊曹社寓於客邸一日醉歸夜分酒觧寢興欲拳足偃卧但覺有物壓之重不可妝時微有呻吟聲極以為訝引頤僕夫又各大鼾壁燈復熒熒莫測其事而其聲漸急禹遂蹶身而起見一物横加於膝色黑而難辨舉手捫之初不甚懼及持於燈下細窺乃是人之一臂也烏毛茁然覆其上掌大而指

巨顏異於常仍呻吟不已禹汗出大怖亟擲於地嗾呼僕夫燃燭徧覓寂無影響禹立遷他室後亦無患及訪於博識者莫窮其怪

叚全者薄有才思不拘細行歷幕席浪別陝右務嘲誚取悅於人雷掾濟陽江丁謂好蹴蹋既貴後亦為之全撰鞠詩二十韻以獻公奇之內有斜搊花脚面澗大打廉摅之句稱為中的全即公同年生也全在長城偶香城院蓋經閣將上梁院僧請全作文全俾城中少年探摭花柳中所缺之事欲綴於詞以播揚之時有名妓添

蘇者知之大懼遂與群妓議曰段推官口吻可畏倘遭攻擊所短我輩掃地矣乃釀宴作樂名全洎諸少年妓等再拜祈以掩惡之意全酒酣聆其言甚有得色頋謂諸少年曰昔仲尼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今上梁文作而群妓哀如是吾於仲尼之門無愧色矣聞者莫不大噱

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豪家子張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頗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同一日晚攜手閒步經西東子曲覩一大宅旁有看窓居中與生逼其

下行密聆其中賛美聲洎過百餘步生却回窓中之人尚在忽擲下金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間宅門中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者其婦也約以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為期先以此致意爾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殽承迎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詰之居中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子歸偹知其事隱而不問欵曲間謂婦曰吾昨度險棧顛危萬端願飯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

院與吾儐之婦諾之而往某官子潛伺其迹值邀生不至未狹旬又謂婦曰後過某處其願如初可再往償妻不辭而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某官子於是率健僕攜利劍入院不問僧尼少長皆殺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之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皇帝聞之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蠹者也傷風敗教殺之宜矣況勳臣之裔何必致問遽舍之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草末俗之污濫也居中今老矣每想其事亦為戰慄

棘丞張亢八九歲時夢皂衣人遺筆一管及寤言與親

友問後因戲於庭樹下有鳥啣筆正落亢前其大小宛如夢中所得人皆奇之及長果俊敏有文聲愛酒落魄不事檢束天禧三年科場未嘗以習讀為意曾於友人家假得書數冊都不省覧每醉歸但用楮頭南省奏名來日殿試猶尚暮回酒醒初意闌夜深無寐因取楮頭書看乃尚書也燈下披讀頗忘倦怠不覺盡其一編詰旦御題有日宣三德論亢恍然大悟乃是夜來詳讀者矣於是一揮成名年方二十

曹州司吏盧平秉性姦蠹侮文尤甚恃玆酷虐儕伍憚

為好適人陰私多岐致害至道中殿中丞蔣非熊悅之凡有施為無不信納郡人畏之間日平謂非熊曰州界累年荐經荒歉民室逃散閑田且多兼併之家冒恣耕墾縣胥與里户之輩交結為弊掩而不發當為申明非熊諾其請於是追攝四縣民吏連繫者八百餘人委平推約平任性拷掠鞠出其妄官税洎収子價錢十餘萬緡平喜得實待悉寘於法會　真宗即位赦恩宥之平枉法受財是時非熊已替郡政又新平失所倚復知罪坦告訐懼亦潛匿新守素知始末仍怒平巧詆嚴加搜

訪未幾就擒先笞而後鞫平甘從吏訊情無隱焉案牘將具平忽瘍生兩髀信宿潰爛呼號苦楚晝夜不息一夕為群鼠食其雙睛及齒唇舌手足桎梏無奈之何頃刻告斃人謂慘毒所名歲餘告人單坦者因迎官出城至安院陵店俄墜馬奔逸哀祈衆頗訝之逐而致詰則曰盧平將刃斫我衆皆愕懼旋踵間死於井中平與坦相報之後非熊在闕下愈不自安朝廷令非熊鞫獄於陶邱每就食則見平在前必先祭方敢下筯非熊謂曰當初之事職汝之由及至其死又是單坦且互聞報讐

彼此無寃今却復來向我何意平曰前事雖平造意實自殿丞方行陰司辨析甚明須要殿丞為證更月餘方來追攝也後非熊鞠勘畢到曹州果卒尋火化轊櫝值雷雨大作涉旬不止暴露野外靡能致焚時亦謂其報應焉

友會談叢卷下終

醉翁談録

宛委別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醉翁談錄五卷提要

宋金盈之撰案盈之家世汴京南渡後官從政郎衡州錄事參軍此書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第一卷名公佳製載宋以來名卿大夫詩文各體第二卷榮貴要覽略述唐宋中恩榮遺制第三四卷則為京城風俗記備載宋室全盛時汴京風物繁華之盛凡所見聞案月搜記如四時風俗好尚無不畢載第五卷瑣闈記聞載唐時遺事為多書中所載詩文雜事雖屬瑣碎然博聞洽見足資談助可與夢華夢梁等錄並

傳也

醉翁談錄目錄

卷之一

卷之三

京城風俗記

卷之四

京城風俗記

卷之五

醉翁談錄目錄

醉翁談錄卷之一

從政郎新衡州錄事參軍金盈之撰

名公佳製

史丞相上梁文　嘉定已巳勑賜府第

奮身許國端如柱石之擎天崇德報功可使樓臺之無地不有間生之瓌傑莫成脇大之殊勳方乾坤之氣豁爾清平宜國家之典舉於希闊恭惟某官相門勲望聖世儒宗尚父素无二心新傳衣鉢阿衡咸有一德感會風雲挺孤忠於巇嶮之間平叵姦於盤錯之日祖宗基業三百載反掌而安南北生靈億萬人

息肩以樂腹心鰲極手巽龍樓群賢並進於清朝公
論大開於今日肆疇踰烈上簡淵衷在相臣體國固
自忘家而明主禮賢莫優賜第地靈闌秘天緯開祥
於萬家閭闠之廛得十頃靖深之址棟宇聳高于霄
漢軒窻敻絶於塵埃煥然制作之規模來從天上恍
若神仙之洞府移在人間不數晏嬰爽塏之居且異
馬周佳麗之宅彰一人之體貌新百辟之儀型蓋凡
有議論欲問仲舒而獨佩安危尤資中令敬請龜卜
肇舉虹梁敢採歡聲式彰善頌
抛梁東於赫曦輪麗太空一自咸池洗氛翳八紘

都在照臨中
拋梁南仰矚宸居碧漢參已辨致君新事業坐看
咸五與登三
拋梁西參井煙光望欲迷萬里狼鋒今已息何須
傳檄定羌氐
拋梁北騁使交馳正如織百年盟好一朝新端的
皆由公相力
拋梁上望外晴嵐環碧嶂不惟宸極竚公歸北斗
泰山誰不仰
拋梁下燕雀但知棲廣廈幾多桃李荷栽培準擬

春風歸造化

伏願上梁之後德尊而神泰心逸而體胖紫宸隅咫尺之遥清問有十行之寵君臣千載永為宗廟之棟梁父子一門並紀勲庸之彝鼎

水碓古詩

生平志剛堅打硬鐵石觜而何不自持受制一泓水眯目厭揚糠折腰常為米俛仰不暫停瞥盪湯音殊不已稟人欲繼粟僕僕乃使已鏦錚夜雨中壓秕西風裏亦有濟時材野老勿輕眎鄰車久不轉為之河九里區區二千石因而成事耳

竹奴文

予以畏日虐晝几案如爐乃下竹榻寘庭之隅設蘄簟與筠枕將逭暑於須臾卧既久而不寐汗如漿而浹膚揮員箑以腕脫（箑所甲反霎同音 楚人謂扇曰箑）咀堅冰而口呿榻枕簟之三子俄趍進以來俱同辭而言曰僕之鼻祖宅于渭墟有地千畝富埒侯祖釣月北海者僕英主而赴風雲之會龍躍葛陂者委功名富貴而爲蹋天衢逮後來兮孫稚遂枝分而派居僕家寒而族冷無紹介之吹噓顧以凉德而猥叨親近誓將盡節以逭夫臺輿今君流汗四洽氣鬱不舒僕等烏可緘

舉類之口而不告君以良圖僕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熱中體清而癯儻受君之親倚可來爽氣之虛徐君誠召而用之彰鄙言之非誣予應曰俞吾方思之乃遣長鬚三子具□而竹氏至予呼之前曰汝以斧斤成質遇熱□須憑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鵲巢之德采蘋之職冒爲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既以重誣汝輒披襟於汝安乎夫金炯有清明之鑒而襲徹侯之爵（炯戶頃反）毛穎以翰墨之勳而擬中書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與二君子爲徒今黜汝之僭號而謂汝爲竹奴盍安名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无沮詐以缺

望遂銜寃歸憾於吾竹奴皇恐稽首而進曰豈謂是孜妾久懼駕下而負乘將乞骸以裁書辱開陳而是正庸迪陋以□愚雖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虛敢失言以懷怨甘貽爵而為下執之趍

約朋友結課檄書

士懷居不為士莫辭會友之文人不耻何若人當廣齊賢之見矧國家求士之詔甫及而郡國貢英之典立行如臨深淵无宜羨魚並駈中原誰先得鹿夢回槐國還驚舉子之忙戰閧棘圍肯効原夫之輩自非磨犀角擢象齒安得附鳳翼攀龍鱗惟其一一而

吹必也多多益辯白雪陽春雖云寡和高山流水自有知音況人人磨鐵硯之徒个个奪錦標之手文妙黃絹幼婦賦高烏有子虛如或一日暴十日寒豈謂千人英萬人傑欲跨烏騅馬須還扛鼎之人不戰黃鶴樓爭覩降旗之帥詎可家自爲師人自爲學要知游必擇士居必擇鄰幸有王郎司講及時之得可无劉氏益堅同姓之謀過猶不及惟茲四人期而不至其罰五百凡我既盟之後吾友從事於斯點爾何如異乎三子之撰聊爾自謂或有一日之長待汝拾芥之勲當鼓焚舟之勇益張士氣橫飛得志之秋大振

家風聯名淡墨之上檄書所至輿議僉從

容膝齋

寸地休心或發置錐之誚數椽容膝大勝環堵之居非坐井以觀天猶乘槎之問漢宸桶但求於細木門閭不納於高車斤斧論功龜魚薦瑞某技窮知止興盡倦飛半百年而日苦无多又餘千稔九萬里而風斯在下安敢肆言鷦鷯不過於一枝鳳皇如翔於千仞因山之麓倚竹為廬每駐屐而少留必横琴而獨樂塵外欲招於五老飲中難著於八仙抵掌而談不出橘州之景曲肱而枕可追槐里之懽畫掩卷以盟

鷗夜舉杯而勸月小以成小斯焉取斯霧塞華榱沉沉者所以敗也風生圭竇綽綽然有餘裕哉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孫公諱直儒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十字賜之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後十七年公之子臣樅屬某為之銘曰

天猒隋亂　唐室代興　於赫太祖
大人繼明　手持三尺　除殘禁暴
日月宣光　風霆布號　功侔堯甸
德配禹天　卑宮菲食　吾無間然

賢路宏開　正直是與　儒先首尊
御于帝所　著爲世準　聖聖相因
稽經問道　如出一人　偉歟胡公
萬人之傑　耆儒宿艾　歷宗三葉
扇出上方　寶墨未乾　天縱筆妙
宛若龍鸞　璧月煌煌　光燭蔀室
子孫祝之　稽古之力

清醇酒頌

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游絲落花之困人借之以浯翁清閒鑒此杯面淥本之

以李叟孝友成此瓮頭春

竹石銘

劉文伯晚景次需之暇於所居之側粧飾一軒瀟洒可人其中一壁但畫竹石而已劉酷愛之日游其中江永之一日來訪劉乃具酒拉親舊飲於是軒永之既醉忽舉筆題兩句於畫壁之旁云此石拳然此君蕭然劉意殊不樂江久乃再續云是謂歲寒之操人與物以俱堅劉乃大喜遂題兩句於江所題之後云壁上有人題好句天應錫我老何難飲生客爛醉乃散

司馬温公聯句

温公退休之暇携節爲招提之游其寺之下有峻嶺馬公登是嶺見二人坐於石上揚然自得公亦憩於其旁忽聞二人聯句公不覺微笑二人尤輕視之乃言曰公亦能詩乎可聯兩句温公曰一上一上又一上看看行到嶺頭上二人大笑少頃公曰詩猶未就再吟兩句曰乾坤只在掌拏中四海五湖歸一望二人相視大驚知其爲大賢乃長揖而退

弃竹杖詩

劉侍郎夔因赴省之時携節徒步道經三衢臨登舟

次以所携之竹杖投于江乃口占詩以祝之曰曾伴仙翁出武夷艱難險阻有扶持我今去作朝天客送汝爲龍到葛陂識者聞其詩知此公志量不出人下是年果登高第

醉翁談錄卷之一

榮貴要覽

戊辰新恩遊御園錄

嘉定改元五月甲辰主上臨軒策進士辛酉壬戌臚唱於集英殿建安昭武正奏名十有二人特奏名十有七人宗室取應一人以六月戊寅講鄉會於聚景園謝源明月光趙善恭作肅劉爚晦伯竇思文文仲李正通彥中雷霆復之徐應龍仲通趙善櫄材父遺書幣來相席鄒應龍景初先自章貢致餽至是還朝復主盟斯會黃格誠之李曼卿仲碩蔡以中正

儒李桂景詵王洪之涂叔真德秀景實預焉調官較藝中都者三十人同席先言還弗及與者時中書舍人太子庶子直學士院鄒應龍景初稟東宮面奏得

聖旨特借御園

鑑遠堂 御書金字　講團拜

翠光亭　更衣

會芳堂　會素食五杯

西齋 係會芳堂西偏面北開門一望皆荷花湖平水如鏡

涼觀 以上四所並青字御書從正散柱直入至照壁深四丈餘尺一架梁下可坐六十餘人更有餘閑之地

分茶　勸酒七盞葷食

花光亭金御書八角台風殿　松風閣青字

凌波亭　橘里　橙鄉

蓼洲　翫月亭八角　露華亭八角

蓮湖在鑑遠堂前彌望　蘭坡　芙蓉徑

柳嶼　桂林　柳塢

李溪　菊坡　龍舟皆金粧鱗

凡四五十所足跡止到此而已

含元殿

含元殿唐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為基址彤墀結砌高

五十餘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酋長仰觀王座若在霄漢議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於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曲江之晏

曲江池本秦世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駕肩擊轂上巳即錫臣僚京兆府大

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无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入夏則菰蒲葱蒨柳陰四合碧水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花辰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絶

同昌公主

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出錢伍百萬貫仍罄内庫寶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櫳户牖无不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金鐺盆瓮之屬仍鏤金

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床悉飾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爲斗合百寶爲案又賜金陵銀末共數斛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床象席龍罽鳳褥連珠帳續真珠爲之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乃却寒鳥骨所爲也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鷓鴣之狀翡翠匣積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絡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煇煥又帶蠲忿犀如意玉時張瑟瑟幕于堂其幕闊三丈長一百尺輕虛明薄向空張之則疎明之紋如碧鈿

之貫真珠雖大雨暴降終不沾濡或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絜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火蠶綿出炎洲絜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蒸燠之氣不可衣也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坐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光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蓮池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

蓮花忽見萬荷蔽水乃一夜買滿京盆池沉其下上嘉其能

醉翁談錄卷之二

醉翁談錄卷之三

京城風俗記

予世居京城自渡江以来每思風物繁盛則氣拂吾膺暇日因命兒姪輩抄錄一年景致及風俗好尚旡不備載行將恢復再見太平當知予言歷歷可驗也

正月

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正仗百官皆衣朝服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侑音又佐也如不受賀則詣東上閤門拜表而已○三日放士庶賭

博多撲元夕所用百品燈籠之具○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麵繭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酸餡也餡中置紙簽或削作木書官品人自探取以卜異時官之高下貴家或選取古今名人警摘句可以占前塗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故歐公有詩云來時壁繭正探官之句○前一日探聚糞壤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窮韓文公送窮文尚矣又石曼卿送窮詩曰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立春開封府土牛進入殿中開封縣土牛一日鼓樂迎置府

南門上天下惟真定府土牛最大○是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爲之近臣皆加賜銀勝開封府鞭牛訖官屬大合樂宴飲辨色入朝門謝春幡勝○上元自月初開東華門爲燈市十一日車駕謁原廟回車馬自闕前皆趨東華門外如水之趨下輻之湊轂又有燈毬燈槊絹燈籠日月燈詩牌絹燈鏡燈字燈馬騎燈鳳燈水燈瑠璃燈影燈諸燈之最繁者棘盆燈爲上是燈於上前爲大樂坊以棘爲垣所以節觀者謂之棘盆山棚上棘盆中皆以木爲仙佛人物車馬之象畫集名娼立上棚上開封

府奏衙前樂選諸絶藝者在棘盆中飛丸走索緣竿擲劍之類大率都城燈夕所觀者車服羅綺器用之類所謂車馬往來人看人者是也都人欲為夜宴則絶无可往處人多故也婦人又為燈毬燈籠大如棗栗如珠翠之飾合城婦女競戴之又插雪柳凡雪梅皆繒楮為之又有宜男蟬狀如紙蛾而稍加文飾○十八日謂之收燈是日輦聲歸内亦稍稍解去車馬漸已稀少晏丞相正月十九日詩云樓臺寂寞收燈夜里巷蕭條掃雪天又十八日收燈詩云星逐綺羅沉晚色月隨歌舞下層臺千蹄萬轂无尋處祇是華

胥一夢囬是詩尾兩句葢狀其車馬稀少如華胥夢覺也

二月

一日名中和節自唐以來以是日爲中和節今唯作朝假亦不休務然朝士自是日著單衣公服唯政事老臣猶衣夾袍入宮見上御單袍即亟易之○社日是日有三宜三不宜人家男女並用早起舊俗相傳苟爲晏起則社翁社婆遺屎其面上其後面黄者則是其驗一不宜也女子忌食虀則嫁時拜公姑腰響二不宜也學生皆給假幼女輟工夫若是日不休

息令人懞董三不宜也小學生以葱繫竹竿上就窓內鑽出窓外謂之開聰明一宜也不論男女以絲絲繫蒜懸於心胷之間令人能計算二宜也父母取已嫁女歸家名曰歸寧舊俗相傳是日歸寧則多外孫三宜也○是日飲酒治聾不知所從來至今此風不替唯見於老杜詩○寒食節冬至後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民間以一百四十日始禁火謂之大寒一月寒食者今姑不講矣今云斷火三日者謂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唐杜甫小寒食詩云佳辰强飲食猶寒乃知食猶寒則是一

百六日也一百四日爲大寒食一百六日爲小寒食
明矣或以一百五日爲官寒食一百四日爲私寒食
又云一百三日爲炊熟以爲後三日禁火爲烹炮燂
湯之具（燂音藍湯土當反）慶厤中京師人家庖厨滅火三日
是節合都士庶之家多蓄食品故京師諺語有寒食
十八頓之說又諺云饞婦思寒食（饞士咸反不廉也）嬾婦思
正月正月女工多禁忌故也又謂寒食爲一月節者
自一百四日人家出修墓祭祀如是經月不絕故俗
傳有一月節之語○是日世傳婦人死于產蓐者其
鬼唯於一百五日得自湔濯故人前一日皆蓄水是

日不上井以避之又以棗麵爲餅如北地棗菰而小謂之子推穿以楊枝插之戶間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者以謂昔人以此祭介子推如端午角黍祭屈原之義○都民不論貧富隅歲以豕肉先糟熟掛竈側名曰臘月肉至是日特取淨洗而食之葢預備禁火之意也今人皆不知其義

三月

清明節在寒食前後故節物樂事皆爲寒食所包國朝故事唯自清明日開集禧殿太一宮三日宮殿池沼園林花卉諸事備具繁臺正在其東登樓下瞰尤

爲殊觀石曼卿詩云臺高地迥出天半瞭見皇都十里春○上巳上開金明池金水河瓊林苑三事見教坊記詳載是日開金明池細民作小兒戲弄之具而街賣者甚衆而龍舡爲最多大率倣御座龍舡及競渡龍虎頭船具巨細工拙不一製也自元豐初每開一池日許士庶蒲博其中自後遊人益盛舊俗相傳里諺云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風發蓋是日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是日郡府爲盛會争標水秋千之戲皆如上巳而觀者雜遝過之遠甚三月二十八日雖復爲此戲又其次也西京多重此日○京城合郡不以朝貴士庶

為間每於此月當牡丹盛開之際各出其花於門首及廊廡間名曰鬬花會富貴之家設晏以賞恣傾城往來遊翫都人是日盛飾子女車馬闐街珠翠溢目一春遊賞无出於此舊俗相傳慈恩院有花兩叢開花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甚寳愛之一日朝士數人尋芳至慈恩院時東廊小軒有白牡丹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語思振曰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翫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思振微笑曰安无但諸賢未之見爾於是從而詰之思振曰昔於他處一見蓋非輦轂所有堅求

之不已僧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老僧此實有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爲誓云終身不復言之思振乃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版壁遮以舊幕幕下啓關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華潔瀟洒軒廡欄檻粧飾華麗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開花異常春陽纔照露華乍晞濃姿半開炫燿心目朝士愛賞留戀及暮乃去思振曰老僧保惜培護近二十年矣謹无出語使人知之經數日甫及關花會之辰有權要子弟數人同到寺至有花之房從容良久引思振至曲江閑步將出令小僕寄安茶笈（音及箱也）裹

以黃帕遂往曲江岸藉草舉杯次忽有小師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思振俛首无言唯自吁嘆坐中權要子弟相顧而笑卻同僧歸院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畚音本）舁臺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聞貴院有此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寄茶笈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謝是年鬬花之會獨此花爲東京第一

醉翁談錄卷之三

醉翁談錄卷之四

京城風俗記

四月

八日諸經說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爲多宿願果報經云我佛世尊生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南方多用此日北人專用臘八皇祐間員照禪師來會林始用此日益行摩訶利頭經浴佛之日僧尼道流雲集相國寺是會獨盛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婦女駢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觀者莫不蔬素衆僧環列既定乃出金盤廣四尺餘置於佛殿之前仍

以漫天紫幙覆之於上其紫幙皆銷金為龍鳳花木之形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盤四隅立金頻伽磴道欄檻无不悉具盛陳錦綉襜褥精巧奇絕冠于一時良久吹螺擊鼓燈燭相映羅列香花迎擁一佛子外飾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爲之唯高二尺許置於金盤中衆僧舉揚佛事其聲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見佛子於金盤中周行七步觀者愕然今之樂傀儡者蓋得其遺意既而揭去紫幙則見九龍飾以金寶間以五彩從高噀水水入盤中香氣襲人須臾盤盈水止大德僧以次舉長

柄金杓抱水灌浴佛子浴佛既畢觀者並求浴佛水飲漱也○開封府風俗以稻并李置綵囊中帶之謂之道理袋○鼓扇百索市在潘樓下麗景門外閶闔門朱雀門內外相國寺東廊睦親廣親宅前皆賣此等物自五月初一日以後富貴之家多乘車馬萃潘樓下亦次於七夕鼓扇者俗造小鼓懸於梁或置臺座上或鼗鼓或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或紅或白或青或繡或畫或縷金或合二色以相饋遺○民家是日相尚以槐葉取其嫩者爛研如泥入沸湯中候沫起以醋點之成塊漉出復研之和□□□□□

□□□□□□□□□□□皆謂是□□□□□□
□□□□□□□□□□於姓柏人家求飯以當之
有鹽工柏仲宣大保每歲夏至日炊飯饋遺知識家

六月

六日開封府皆言猫兒常苦寒一歲之中唯六月六日一日熱○京師三伏唯史官賜氷麨百司休務而已士大夫家不以爲節特吏人鹽家富商大賈聚會宴飲其所尚者食羊頭簽而已

七月

七夕潘樓前賣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車馬嗔咽至七

夕前三兩日車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得出至夜方散嘉祐中有以私忿易乞巧市乘馬行者開封尹得其人竄之遠方自後再就潘樓其次麗景保康諸門及睦親門外亦有乞巧市然終不及潘樓之繁盛也夫乞巧樓多以綵帛爲之其夜婦女以七孔針於月下穿之其實此針不可用也針褊而孔大其餘乞巧南人多倣之○京師是日多傅泥孩兒端正細膩京語謂之摩睺羅小大甚不一價亦不廉或加飾以男女衣服有及於華侈者南人目爲巧兒

八月

中秋京師賞月之會異於他郡傾城人家子女不以貧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飾之登樓或於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則願早步蟾宮高攀仙桂所以當時賦詞者有時人莫訝登科早只爲常娥愛少年之句女則淡竚粧飾則願貌似常娥貟如皓月俗傳齊國兂鹽女天下之至醜因幼年拜月後以德選入宮帝未寵幸上因賞月見之姿色異常帝愛幸之因立爲后乃知女子拜月有自來矣○舊傳是夜月色明朗則兎弄影而孕生子必多海濱老蚌吐納月影則多產明珠比明年採珠捕兎者卜此

夕爲驗

九月

重陽以酒果餻等送諸女家或遺親識其上揷菊花散石榴子栗黃或插小紅旗長二三尺又以泥爲文殊菩薩騎獅子像蠻人牽之以置餻上或以聖像不可褻黷每餻上作小獅子形數箇或爲泥鹿○是日天欲明時以片餻搭兒頭上乳保祝禱之云百事皆高

十月

舊俗十月朔開爐向火乃沃酒及炙臠肉於爐中圍

坐飲啗謂之煖爐至今民家送親黨薪炭酒肉纊綿新嫁女并送火爐

十一月

冬至前一日云冬至既號亞寒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爲夜除大率多做歲除故事而差異焉鄙俗自冬至之次日數九凡九九九八十一日里巷作九九詞又云九盡寒盡伏盡熱盡○冬至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爲三大節自寒食至冬至久无節叙故民間多相問遺至歲除或財力不及不復講此俗諺有肥冬瘦年之語蓋謂冬至人多饋遺除夜則不然也人家是

日多食餛飩故有冬餛飩年餺飥之語開封俗語新節已過皮鞋底破大担餛飩一口一个○百官是日如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冬仗百官皆衣朝服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

十二月

除夜舊傳唐明皇是夕夢鬼物名曰鍾馗既覺命工繪畫之至今人家圖其形貼於門壁亦有用綃為圖者禁中每歲前賜兩府各一又或作鍾馗小妹之形○除夜京師民庶之家癡兒騃女多達旦不寐俗諺云守冬爺長命守歲娘長命

醉翁談錄卷之四

醉翁談錄卷之五

瑣闥異聞

日林國恠石

其國在淮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恠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府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照之遂見其疾起於某處藏府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

賜輔國王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二玉名辟邪各長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秘之於金

匱玉函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之亦不消歇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櫛忽一大笑一悲號而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悲痛之聲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投玉屑時爲嬖孥幕客宮人知物異常隱留二合後爲一朝士知之以錢三十萬買去後朝士以事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數萬竟天而去

碧芙蓉爲異

唐元載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於于闐國其光潔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壁故號芸

輝馬而更搆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結絡以真珠瑟瑟其爲精妙殆非人工所及而服玩之奢侈擬於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蘋花亦類白蘋其色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間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无所有即秘之及載□死其家逸奴言其實

奉天之識

德宗因朱泚之變幸奉天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亦應如星者語上因延於卧内以探籌畧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奇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于地臣以頭戴日上天曰陛下也陛下此來事契前定奉天之難後果符於隱林之夢

詩讖

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

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回或於佛舍中醉題詩數篇而亡去但記一詩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朱泚朱滔兄弟亂乃知其讖此水乃泚字涇水自涇州兵亂雙珠泚兄弟也青牛乙丑歲乙未丑牛也次年丙寅乃丙火寅虎是也

神仙術

順宗好神仙聞有處士元鮮上召至鬒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麤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與人語

千百年事歷如目擊知其異人遂令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席飲龍膏酒上每日親自謁問頗加敬仰未嘗以君臣之禮相關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衰何也元鮮曰家於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間出三年藥實爲上種於殿前沃以長安酒覆以金盤戒於帝曰慎勿令人開視經七日令帝齋沐焚香啟盤視之靈草已成異香芬馥自帝之外皆不與見元鮮請上隨心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元鮮一日辭歸東海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因元日與元

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无由得及此境元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採物象妍醜即踴體空中漸覺微小倏而入於金銀闕内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憶歎恨□成羸疾因呼其山爲藏真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旬日青州奏云元解乘黄牝馬過海矣

金玉屑化爲胡蝶

穆宗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視必嘉嘆曰人間未有後宮禁中遇夜常有黄白蛺蝶計萬數飛集於花間煇光照耀達

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无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片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廚覩金玉屑將有化爲蝶者中宮方覺焉

雕木爲則劇術

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鵶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中發之則淩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何郎中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志

和又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踏則鱗鬣牙爪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蟜蟜若得風雲之狀上雖愛之其心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懼聖躬臣願别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術為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丹砂啗之乃令為五隊令舞梁州上令召樂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无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

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内如鷂捕雀无有不獲上喜其有可觀賜以綵帛銀椀志和出宮門即轉施與人後復詔志和不知所在

酒山紫海之異

南昌國有酒山葢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又有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

黃金虵

開成初宮中有黃虵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驚怪擲珊瑚玦繫之如擊斷

其首熟視併玦失所在明日宮人具以事告憲宗令遍搜庫中乃得黃金虵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而思之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虵贈陳夫人不知此虵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頷下有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言耶阿麼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繫於玉蝨之前足以蝨能啗虵也其後更不復見矣

元藏幾滄洲遇仙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蒔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

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始經半月忽達於洲邑間人問其來則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洲去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精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皇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瓜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又戴飛遊冠與之話中華事則歷歷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簫韶之樂是奏飲以香露之醪洲側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

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舟艦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彩繪光影煥爛與眞金无異但不可入火而已更有蓮莖出其花如蝶每微風則動搖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即語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到仙家又以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嬉強木不沉之木若方一寸以百斤之石縋之終不能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淩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家問其國乃皇唐子孫皆踈屬也

羅浮先生

羅浮先生年數百而顏色不衰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見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无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出一壺才可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麴蘖之香輒无減耗及上名入內庭遇之甚厚及退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先生方休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又令老夫射覆盆也中貴人皆不喻其言

果而上名令速至而先生才至玉堦謂上曰盆下白鵲願陛下早放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湯藥宮人有笑先生貌古布素者而縝髮絳唇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鷄皮鮐背髮鬓皓然宮人悲駭流涕上前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久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師无豆蔻花及荔支俄頃袖中出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新折下又賜食甘子先生曰臣山中有者味愈於此上曰朕无復得見矣先生遂以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即甘子至矣芳香滿殿其狀

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比

懿宗佳讖

唐懿宗其意度甚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疢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卧内上疾愈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无泄是言貴不相忘又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上輒无分寸諸王見者无不異之

九玉釵

同昌公主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有小字曰玉兒工乃巧麗殆非人工所製原其來乃金陵人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女奴授語曰南齊潘

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所在左右因以語於人或云潘妃小字玉兒也

闢步輦香

中貴人者一日同輩買酒飲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聞香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御宮嘗聞此香未知今日何由而致顧問當鑪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中貴人共視益嘆其異

九花虬

安禄山僭亂郭子儀有功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九花虬者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宗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披九花紋故號九花虬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表不必讓也後復京師上堅以馬賜之所以崇功臣也

醉翁談錄卷之五

宛委別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三水小牘

三水小牘二卷提要

唐皇甫枚撰枚字尊美安定人唐咸通末爲汝州魯山令僖宗之在梁州枚赴調行在此其書中可考者也是書成於天佑四年枚當旅食汾晉而追紀咸通時事共得上下兩卷明嘉靖時姚咨曾手鈔之此從錢曾述古堂藏本影寫書中所載雖涉神仙靈異之事而筆雅詞明實寓垂戒又案天佑庚午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

三水小牘目錄

卷上 十七則

卷下十八則

三水小牘目錄

三水小牘卷上

安定皇甫枚　尊美　譔

趙知微雨夕登天柱峯翫月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則皇甫元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慈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頌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粮隱跡數十年遂臻元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元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鍊丹須西土藥者乃使元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元真曰自居師門道人不見其

情容嘗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鱸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爲耳去歲中秋朔霖霪至於望夕元眞謂同門生曰甚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不諸生雖強應而竊以爲濃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闢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巓趙君處元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巵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苦雨暗晦如前衆方服其奇致元

真棋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元妙壬辰歲春三月歸於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韓文公從大聖討讐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怖既寤而汗霑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瞑目謂我曰雖遼骨梲國世與韓爲仇吾欲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荅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元貞烹鯉得鏡

丞相元貞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遥望河（疑漢）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乃令親信某往視之某遂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鈎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一如古大錢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内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永福湖水變血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壖多修竹喬林則

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崔公爲所執也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啓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水忽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冠蓋山獲古銅斗

余溫泉別業有田客咸通中因耕於莊前冠蓋山之陰獲古銅斗長二尺餘其魁方而下殺柄曲且圓既治之四周皆隱起麟鳳黿龍之狀標有異字十訪於明篆籀

者亦不能詳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氣者望有佳氣處輒瘞奇物以厭當之此其是乎而莊後橫岡發自紫邏聯鳴臯而東泊莊之左已延袤數十里矣莊西二里許舊掘溝三道以斷厥勢亦類此也故書

風卷曝紙入雲

唐文德戊申歳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略盡直上穿雲望之如飛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蛇鼠鬬

乾寧末初（有一行下亦疑有譌脫）峽師蛇鼠鬬於南門之外觀者

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峽師帥疑遇禍則知内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興可爲戒懼

白角櫛之異

唐張應自滎梗命至河内郡涉九曲渡所乘小駟驚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蠙絳色乃抽佩刀斷於地輒復相續堅縮如白角櫛紅影若縷横絡之遂寘諸槖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河陰天景燬蒸憩於園井就之灌濯因與園叟話之取角櫛置水盆上忽黑氣渤興濃雲四合狂雹震霆雨雹交下食頃方霽盆洞而櫛已亡

埋蠶受禍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鐶新安縣慈㵎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粮徒極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粮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餒死乎妻曰善乃携鍤坎地養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肩及餅

餌貯囊無他物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於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邪王公凝令綱紀鞫之具款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令就村驗埋蠶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勸絕於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

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腐蠹矣

韋玭馬禍

京兆韋玭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泥水縣莊性不喜書好馳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因來泥水飲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鬻白馬者曰此極駔駿玭乘之於衢曰善可著鞭者遂市之日宴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絶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蓁莽溝畎而玭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方驟逼大桑下玭遂躍上高枝中以爲無害矣馬突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瞋目仰視玭而長鳴

躩地少頃齧其桑本木柿落如掌臥即或齧草於十步五步内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焉玭懼其桑之顛也遥望其左數步外有眢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玭與馬俱殞焉

王元沖登華山蓮華峯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於華野狐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訪主僧曰義海因話三峯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元沖者來自天姥云遊涉名山亦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峯今則方伺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既上當爝烟爲信

翌日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數息間有白烟欻起蓮華峯海祕之不言後二旬而元沖至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山尋徽逕至蓮華峯下初登雖峻險猶可重足一跡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室上下懸絕則有蘿蔦及石髮垂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峯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菌萏方盛濃碧鮮妍四旁則巨檜喬松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既周覽矣乃構火焉而循池翫花採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慄復倍於登涉時海不覺其執雲手曰君固三清之

奇士也於是元沖盡以蓮葉舟鐵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魯山堯廟

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謌曰路山則古曰堯山也岊有唐堯廟故文選南都賦云甘厥龍而爲醢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是也岊一節子結切嵩山兒一作巀昨結切山峯廣韻玉篇同

衛慶耕田得大珠

衛慶者汝墳編户也其居在溫泉家世游惰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

焰焰起於壠畝中若星流慶掩而得之遂藏諸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衣以縑囊緘之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愈寶之嘗置於臥內自是家産日滋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爲富家翁至乾符末慶忽疾雖醫巫迭進莫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聞枕前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璺若縷色如墨矣數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鬻以供蒱酒之費未釋喪已室如懸磬

董漢勛讌陣没同僚

汝墳部將董漢勛善騎射力兼數人趫捷能鬬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爲常客也翌日盛飾廳事至辰巳間漢勛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既罷其妻詰之漢勛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勛終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明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遴銳卒五百人令勇將爨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慕店盡爲賊所禽唯一

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勛以五百人據北門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鐐漢勛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人矢盡賊已入漢勛運劒復殺數十人劒既折乃抽屋椽擊之又殺數十人日夕飢疲爲兵所殪賊帥亦嗟異焉

趙將軍凶宅

許都城西之北陬有趙將軍宅主父旣沒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榜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趫捷過人見榜曰僕

猛士也縱其妖異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簟中庭絺綌而坐一鼓盡闃寂無驚游子倦乃枕簟面堂而臥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爛炬齊列有役夫數十餘堂中洒掃闢前軒張朱簾綉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簷楹游子謂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中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廟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閒作游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將起乃覺髀閒爲物所壓冷且

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聲但覩堂上歡洽直至
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游子駭汗心悸匍伏
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事後卒無敢居者

魯縣紇豆將軍廟

汝州魯縣元魏時西廣州也刺史紇豆陵僵雄勇有智
略及卒將吏奉遺旨窆於子城南之左却敵上今縣治
其中於却敵前立廟題云紇豆將軍歲時奉祀焉

王知古爲狐招壻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
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莅燕土民

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閒休戚爲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呵毆於通衢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於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

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蓊者攫走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嘷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素不中春官選乃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閒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烟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皁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

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鞲弋之獲類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乃霞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鍾但徬徨於古陌樵徑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亙眞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達旦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隔壁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

濵不勝離觴既操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闈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畱請問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伺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館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畛豺狼所嘷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廳所欒櫨宏敞帷幙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

焉酒三行復陳方文之餜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保母
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内外姻
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旣富春
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
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
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
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家室爲望惟泥塗是
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
秦臺二客遊神方兹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託
彼強宗睠以佳耦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言謔

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旣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遠百兩陳禮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矚而已知古磬折而對曰某蟲沙微類分乃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淮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少時則燎沈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

休旣解麻衣而皁袍見保母誚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也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遊所熟者固非己有又問所從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旣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出無啓寇讐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秉猛炬曳白梧而登階知古倨儴趍於庭中四顧遜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門闔扉猶聞喧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頹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

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邪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冢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縕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

額者置羅罥挂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斯世不諧而爲狐狢所悔況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皁袍則強死穢氈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余言之豈曰語怪以摭奇聞故傳言之

三水小牘卷上

三水小牘卷下

安定皇甫枚　遵美　譔

崆峒山神仙靈迹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子城西垠有小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隱也祠在山東麓堂上廣成子像戴獨角巾被紫霞衣二侍童而已重門之右有碑刺史陸長源文其顛洞穴如盎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候亦名山曰玉犬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岊起須臾粉蝶蜻蜓彌亙數里樓殿轇轕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瀰漫不復見矣

庸輩不知神仙窟宅爲廣成子化城乃里談也

高平縣所見

光啓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所親裴宜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雲晝晦日昃風勁慼爲多岐上一長坂下視有茆屋數間槿籬疎散其中有喧語聲乃延望之少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黃故衣蓬頭敗屨連呼之不顧但俛首而復入乃循坂東南下得及其居至則荊扉橫葛縈帶其上茨棘羅生於其庭略無人蹤如涉一二年者矣枚與裴生愕立久之

復登坂長望見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驢赴之至則郵吏將往端氏縣者也乃與俱焉是夜宿端氏

陳璠臨刑賦詩

陳璠者沛中之卒徒也與故徐帥時浦（案唐書作時溥）少結軍中兄弟之好及浦為支詳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辟簡勁卒五千人命浦總之而西璠為次將浦自許昌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浦乃矯稱支命追兵迴於是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圍田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盛設厚賂之浦乃令所親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迫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支力不能制乃率

其孥出居大彭館浦自稱留後播謂浦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浦不可播固請與浦往復十餘浦怒曰自看自看播乃詐爲浦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爲誠也翌日遂發播伏甲於七里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後浦受朝命乃表播爲宿州太守播性憯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浦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播播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以俟播出播夜率髦俊五百餘人圍友第遟明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播潰與十餘騎走出數十里從騎皆亡播棄其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

者執以送郡友縶之馳往白浦浦命斬之於郡璠本麤悍木朴不知書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又崇禍未幾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爲鬼代作也

郟城令陸存遇賊偷生李庭妻崔氏罵賊被殺

陸存者愚儒氏衰白之後方調授汝州郟城令時乾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郟城存繖服將遁爲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紿之曰某庖人也乃令溲麪煎油作䭔䬼者移時不成賊酋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懼急撮麪兩手速拍祖祖

父父世業世世業衆大笑釋之時校尉李庭妻崔氏有姝
色賊至爲所掠將妻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爲士
子妻死乃緣命豈可受草賊汚辱賊怒刳其心而食見
者無不灑涕唐書列女傳李庭作李庭節

夏侯貞黷女靈皇甫枚爲禱乃免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閒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
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豔治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
怪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也詢之
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裏卯陵震屋瓦一夕
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

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宮書祠典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補縣印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貞偕行祭畢與貞縱觀祠內貞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危酒酹曰夏侯貞於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覿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隷神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惝怳不寐若爲陰靈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乎貞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爰女疆埸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人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

縣常祀某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醆斝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令疾作矣豈降之罰邪抑果其請邪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泆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軿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閽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責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孫也諸兄皆貢

士有聲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
盛飾則芙蕖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婉靜之
法翦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孀黨號爲淑女咸通戊子
歲始從媒贄移天於殷門故祕省校書保晦遐構凡叅
寮壻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蒸劬勞無怠廣明
庚子歲妖纒黃道釁起白丁闗輔烽飛輦轂遐狩以天
府陸海之盛奄化於鯨鯢腹中郎冬十二月七日也邦
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
臺地鄰五門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兇霧合祕校遂
爲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

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説萬辭俱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因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虀粉於一劍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爲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戾守正而死有生之年終不負纖包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祕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祕校拊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郎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天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

我德哉渤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辛丑歲遐構兄出自雍詰玆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别業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桮棬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方霽觀行潦之内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余以爲非吉徵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巡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鴈門

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入蜀自茲諸夏騷蕩矣
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李仲呂禱堯祠以烏馬騶人爲獻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爲政明練吏不
敢欺遇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於縣二
十里魯山堯祠以所乘烏馬及騶人張翰爲獻祭畢將
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
復設祭圖僕馬於東壁

黑水將軍靈異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滑有黑水將軍祠大和初薛

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
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梧丈夫鬚眉雄傑介金附鞬
旣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
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爲立祠河上當
佑斯民言訖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
用弱有葛雞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爲贈仍刻神前柱幷
匣寘之外設小扉加扃鎖焉乾符戊戌大理少卿徐煥
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霪東道泥
濘歷崤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旣渡長淮宿於嘉
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寒色煥

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陽義時有無賴者以廟劍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氛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率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禽其首解其劍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

劉刺夫家怪異

彭城劉刺夫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鄠縣尉卒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堂之後院咸通丁亥歲

夜聚諸子姪藏鉤食煎餅廚在西廂小童矜兒持器下食時月晦雲慘指掌莫分矜兒者忽失聲仆地而絶秉炬視之則體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髮灸指少頃而蘇復令數夫秉緼火循廊之北於倉後得所持器倉西則大廁廁上得一煎餅溷中復有一餅下闕

鄭大王聘嚴郜女爲子婦

許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甞畜退心咸通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即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

二八八、鄭一下

八

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半旋風忽起於道左繚繞諸女塵坌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地色變不能言鬟上失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為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齎酒殽紙錢令巫者詣祠求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郎

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李約遇老父求員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爲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里鼓方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向明有一父皤然傴而曳杖亦來同坐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父欲至咸陽而蹣跚不良於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上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持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將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

數請下約謂曰何相負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東之愈急父言語無已求哀請命約不荅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舊敗柩板也父已化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侯元違神君之戒兵敗見殺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寠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已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厦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劃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

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特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鴛鷗泝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戇至是一聽不忘叟戒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喪必至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當有應門者

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
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旬謂已
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
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為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
習熟其術期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
石皆可為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為將
卒出入陳旌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
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
神君神君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
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潯

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旣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愼勿輕接戰元雖唯唯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旣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而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迺酣被禽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惟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以達銅鞮逕詣神君謝罪神君怒曰庸奴終違前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

謁神君虔心叩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説是秋率徒掠幷州之大谷而幷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張謀孫鑿池犯太歲

廣州刺史張謀孫雖出於闒茸有口辯善心計累爲王府參佐咸通初從交廣倅遂爲亢察性貪侈聚斂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罷北歸於汝墳於郡西三十里鬱陽驛南汝水之上構別業窮極華敞嘗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誡役夫曰掘得太歲則止明日及泉

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粟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中暴病信宿而卒

周撞子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赧良久荅曰岌出身走卒實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劍左衝右捽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頃總許卒征徐方爲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此言

魚元機笞斃綠翹致戮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元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淸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遊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云多情自鬱爭因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綠

翹亦特明惠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熟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緣翹迎門曰適某客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狎及夜張燈扃户乃命翹入臥内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胷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盃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璫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死於毒手矣無天則

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殭魂誓不蠢蠢於冥莫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絶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衙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衙卒復呼數卒擕鍤共突入元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元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峴陽峯池雨徵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而雲起池中若車蓋然故里諺云峴山張蓋雨滂沱

暴風拔旆李鈞不終

李鈞之涖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李鈞以兵力單薄抗疏上聞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於郡西宇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雜報到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

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州人愕然而顧沒於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支幹皆摺折矣鈞至上黨統衆出鴈門兵旣不戢暴殘居民爲猛虎軍所殺矣

三水小牘卷下

三水小牘二卷唐皇甫枚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中多仙靈鬼異之事余正德辛巳春偶於暨陽葉潛夫處得數則已疑其說郛中剿出今年夏五月倭人入寇顧山周汝學氏避寇僑居吾邑城南倉皇避逅遽云家雖殘毀幸而圖籍無恙即出一編乃三水小牘二卷也盖爲海虞楊正郎家藏余欣然假歸冒暑錄之於乎兵戈搶攘不忘筆硯若吾二人誠古之所謂奇癖之士今之所謂癡絕者邪書已一笑

嘉靖甲寅秋七月四日句吴六十樗老姚咨識

[illegible]